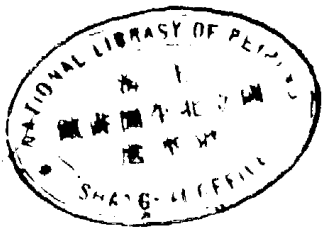


A
050
10X

祖國

創刊號



祖國出版社
國際書報社發行

同胞的國祖
國祖的胞同

我祖
愛國
祖愛
國我



瞧！偽方管理下的上海，任何慶祝，任何會議，有沒有像現在的出於自動的熱烈的擁護呢？這纔是同胞真心的表現啊！



勝利了！祖國！

林 君



八年的苦難，終於今天得到了勝利的結束，全國同胞的歡欣鼓舞，幾乎近于忘形，乃是人情之常。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了後，法都巴黎舉行一個集合協約各國人士的盛大慶祝會，當時街道上遊行隊伍的擁擠，歡聲的響徹雲霄，自不在話下，甚至年老殘廢的，也勉強支撐起來，不顧體力之不支，參加那空前的歷史性的慶祝。現今我們祖國拿比第一次世界大戰加倍的時間和不知幾多倍的痛苦所換得的勝利，心理上的狂喜，恐怕任何生花之筆，也難形容其萬一。自從八月十六日報端首次正式披露和平消息後，身心上的一切，頓時起了極大的變化，坐在家裏想到今後的生活，可以有計劃和預算了，物價不會日夜狂漲，累得薪水階級們捉襟見肘；走到路上看見兩旁的「坑」已予迅速的填滿，以後不致再有「落坑」的危險；仰望青天，浮雲淺笑，還觀人間，普天同慶，正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從此思想也靈活了許多，步履也輕捷了不少，好似年齡也減輕了幾歲；這一切的一切，正是和平消息正式披露後真誠的反響，八年苦難磨練的祖國得到空前勝利後情不自禁的反響！

光榮的日子，雖然到了，要怎樣紀念這光榮的日子，決非彩牌撲牌炮遊行演說喊口號等等的表演，就算了事。我們要紀念牠，不在乎幾天戲劇式的演出些節目，過後以事過境遷，好像沒有這回事似的。我們紀念的方法，要把勝利的那一天，作為我們中華民族歷史上劃時代的一天，作為全國同胞除舊更新的一天。從今而後，無論個人，家庭，社會，國家，好像換了一世。一切激頭激尾的重新做起，正所謂「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今後種種譬如今日生」，統統要重新起爐灶，來一個新人，新家庭，新社會，新國家的創設，方才不辜負這偉大的勝利日子，不辜負這光榮的日子。

我們閉目一想，像中國這樣一個國家，一切事業正在辟蹊時期，以她領土的廣大，人口的多，無論在那一方面，都急切地需要人力去利用和開發，新事業的多，恐怕一時尙難想像得到，除非在埋頭苦幹的過渡中，有時會辦到事實上的需要，而創立起來。所以我們的歡喜的重心，不是打倒了強敵，使他們屈膝而大快于心，而在將來成于萬萬的事業，在前途等待着我們的開發，給我們

一試身手的好機會。所以希望全國同胞，能够各在本位努力，竭盡各人的力量，貢獻于國家，這才是有價值的紀念方式！

民國肇史以來，除了這次神州鬼域的八年苦難以外，以往槍桿階級的披瀝內戰，最是戕賊國家元氣，今後第一樁要政，應不許軍人干政，軍隊是國家的干城，不是私人擴充權勢的工具。以往軍人的恣意跋扈，一方面因軍人自身對國家民族無認識，另一方面亦是民衆不問國事的情性，有以造成之。軍人而不認識國家民族，很明顯而也很可恥的表示軍人的無知識，無知識的軍人，開野蠻人並沒有什麼兩樣，他們的思想行為，完全由于本能的衝動，不是通智的判斷，一切慾望的滿足，好像飢則思食，渴則思飲，並不能加以區別。這種慾望是不正當的或那種慾望是不應當的，而反以為他們的所作所爲，完全有極充分的理由。袁世凱想做皇帝，直隸軍人想武力統一全國，完全是忠義堂上一派人的思想，對於當時的環境，根本沒有認識清楚而胡作胡爲。要防止軍人干政，固並不在乎立了許多嚴峻的法律，嚴密地加以防範，而還不如以教育的方式，初步使今後的軍人，能有政治常識，所謂誠軍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改造一般軍人的心理，指導一般軍人的思想，使他們在思想，絕無潛在的離異種子，則一切行動上，也不致有悖道的後果表現出來。軍人不干政，則內戰絕滅，內戰絕滅，則國家元氣漸有培養的機會，國家元氣日就充沛，乃有積極的事業可資。醫猶個人，健康是一切事業的基礎，國家的元氣，正好像個人的健康。「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個人和國家，在這一點上，絕無不同之處。

「馬上得天下，豈可以馬上治之。」這是軍政時期完了後政治重要性的表現，從前常說，軍政時期後，應爲訓政時期和憲政時期，正是一種自然的趨勢。說到祖國的政治，不禁百感交集，過去二三十年的情形，無論在軍閥時代，黨政時代，在民衆的立場，以局外人的旁觀地位來批評，實難令人滿意之處，嚴格的說來，可稱沒有一天給人以「政治上軌道」的印象，最普通而不可缺的惡劣現象是貪污，「上下交爭利，而國危矣。」國家的險象，正不啻于覆巢那壓迫的危急。不過就事論事，貪污的來因，要亦非貪污者本性的貪婪所致。

631653

他們的現實環境，他們的事實需要，往往有逼使他們非行貪污不可的趨勢。在領袖一黨一派者，今日被他的手下人，捧上了台，就無時無刻提防別派的搗蛋，一旦倒台下來，雖有時不久就可以爬起來作『東山再起』之舉，可是亦有時不幸而從此一蹶不振，永遠消聲匿跡起來。在前者的幸運，暫時倒一下台，原沒有甚麼關係，在後者厄運裏，那不僅是權勢的問題，且將因以政治上過久尖銳而影響到生活問題了，怎叫一般趕政治生活的人不走向貪污的一條路，好趁在位的時候，順手多撈幾文錢，預備在下野失業時的生活呢？戰前外籍記者曾在大陸報 (The China Press) 著文論及此點，我當時頗認為切近現實的中肯之論。這樣講來，澄清吏治，亦甚簡單，惟在安定公務人員的生活，使他們獲得相當的保障，問題就解決了一大半。貪污之外，就是一般從政人員的缺乏政治知識，報紙上所披露他們的上台和台下時的對記者談話，以及在位時的種種措施，都是不關國家民族前途痛癢的無聊行徑，甚至踏毀了清末的僚氣。舉例來說，每一派人上台之前，何嘗有所謂整個有系統的施政綱要，宜示全國，至多一二領袖者，在就任的伊始，對新聞記者接見中，三言兩語殘缺不全的道及一二，真正表示他們的胸無成竹，並不為事業而來，那裏談得上任何建設？但在消極方面，他們都會學習外國內閣制的方式，實行一黨制閣制，大事人員調動，並且格外來得澈底，上至秘書科長，下至跑差門房，無一不調，非親即眷，非朋即友，青一色得不折不扣，如此的數月一次，甚至更短時期的人事變動，還有什麼建設可言？

湘北前線視察歸來

——原文曾在重慶某報登載，茲因全文內容值得介紹於海上讀者，重為刊載，公諸同好。——編者按

我這次費了十幾天的功夫，到長沙前線去視察，我所到的地方，便是軍事用語上所謂某某戰區，因為湖南是一個富庶的省份，又當軍事的要衝，在湖南省境內有不少的傷兵醫院，我在這幾天內，到各處的醫院去視察，有時開要坐火車和汽車，有時又需要雇用人力車竹橋和舢舨各種交通工具，遇着傷兵醫院在山地內的時候，我就得步行。

這次和我一同出發視察的，還有全國婦女慰勞總會，和湖南新生活運動婦

軍事和政治上軌道，是國家一切事業的先決條件，否則一個國家如不能把這兩件事務處理得當，國際視聽方面看起來，就不像一個國家，我們的祖國，在中日事變前——如果一般同胞不健忘的話——大家時常聽到人家對我們一句非常含有侮辱的諷刺語，就是，中國够不上資格稱一個國家。這句話的意思，不是說我們沒有軍隊，沒有政府，沒有教育，或其他從政治學上說起來一切應當具備的條件，最惹人注意的，就是軍人干政所造成的連年內戰，和貪官污吏播弄成的政治上不軌道，在人家看來，國內情形之糟，幾比之羅馬帝國的季世，更加不如，在事實上，無容諱言的確是如此。

而今抗戰是勝利了，從前被人家輕視到幾够不上資格稱國家的祖國，居然一躋上世界列強，而為一等強國，回首八年前，能不又驚又喜，且憂且懼！所驚的是八年前一個不成國的祖國，居然一躍為頭等強國。所喜的是八年來全國同胞吃盡千辛萬苦以血淚生命財產換來的最後勝利，居然到手；所憂的是國內今後的軍政兩項，是否能納入正軌，永登新民主權的岸？所懼的是在既得勝利之後，全國同胞是否能把握這絕無僅有的好機會，切切實實的革故更新？

勝利是達到了，要保持這勝利，是非容易的一件事情！目前一般同胞正興高彩烈忙著慶祝，且莫忘了今後責任的重大，工作的艱鉅！假使仍舊像以往的不長進，豈不自暴自棄，行將永久貽笑國際，給人家發笑一聲：『抱不上阿斗。』

蔣宋美齡

女工作隊的幾個代表，那時，蔣委員長忙於舉行軍事會議，我們便趁此時機到各處去視察傷兵醫院，但是我們很想到關于後方治療傷兵的一般狀況，所以便決定選擇各種情況不同的醫院，來作視察的對象。

有傷兵醫院

我們前線女勇戰士，先後送到湖南各傷兵醫院療養的，有好幾萬人，我們

會歷視各醫院治療傷兵的種種手續，有些受傷的人，是不久從前線送下來的，有的已在後方醫院把創傷治好，正在準備重回前線，也有一部份已永遠殘廢，不能為國家出力了。我在去年也曾到過湖南。當時各處的醫院還有很多不完備的地方，但現在至少已把原來的缺點改善到十分之六七了，這一點是我樂於向大家報告的。

顯著進步

各醫院最顯著的進步，是一般辦事人員態度的改善，各處都充滿了竭誠愛護與專心工作的空氣，一般傷兵看見他們這樣的熱心，自然很感激他們，自動遵守一切紀律和規則，我從那些傷兵的言語和態度上，都可以看出他們很信任醫院的當局，同時並很能了解醫院中人們服務的精神，真的，我到各處視察的時候，根本就不會聽見一個傷兵對醫院有半句抱怨的話，那些在醫院裏面服務的人都是以全部的心力，貫注在他們的工作上面，一心一意在盡力拯救那些為國家流血的戰士的生命，盡力減少他們的痛苦，這些院長和醫師護士們，有這樣良好的精神，所以我每到一處，都特別勉勵他們，指出他們這種工作，對於最後勝利的貢獻，實在和前線作戰的士兵一樣。

服務青年

我在每一個醫院裏面，都見有各種團體自動派來協助，救護傷兵的青年工作人員，他們大多數都是高中或大學學生的年齡，沒有一個不是充滿着熱情和勇氣，用這一般人談起話來，真是一件快樂的事，他們中間有些人很關心他們自己的教育，希望以後能夠繼續回校讀書，他們說：「現在他們所受的教育，還不夠，假使能夠完成學業，那對於國家必能有更大的貢獻」，後來我告訴他們說：「現在大家應首先顧到國家的需要，個人問題應等到抗戰結束以後再說，」我又告訴他們，我個人可以保證他們將來都有繼續求學的機會，決不致長期失學，他們聽了我的話，都非常快樂，大家一致表示在國家需要他們的時候，專心一致繼續工作下去。

我又看見許多女子替傷兵們補衣服，給傷兵們講故事，有的替傷兵們寫信，有組織歌隊，唱歌給傷兵們聽，以減少他們的痛苦，總是想出很多的方法來，增進一般傷兵生活的愉快。

去虱方法

最使我心裏感覺難受的便是我親見無數醫院裏缺乏各種藥品，幸而一般醫士和藥物來醫治受傷的人，有的醫院也有去虱這一般的特別設備，他們所用的方法，當然很為簡陋，但也一樣的有效。普通一個兵士在爭戰中以內便可以把身上的虱子除盡，用費也不過國幣幾角的光景，我曾經答應各醫院盡力為他們籌措必需的款項，使他們能够大規模的繼續進行這一種重要的工作，身體的清涼，本來僅次於心靈的清涼我們就據開這一層不談。也得要本大量的注意和活動來防止疾病的發生。

淋浴設備

有若干醫院裏面有很巧妙的淋浴設備，他們把一些五加侖汽油的洋鐵桶掛起來，上面結着一條繩子，只須把繩子輕輕一拉桶內水便能滾滾出來，且能隨意調節水勢的緩急，我有一次親自試驗這種設備，差一點灑了一身的水，足見這種方法是很合乎實用的，另一個醫院的淋浴室，則將一個盛水的木桶掛起來，所用連送式的漏斗！那是自己用簡便的方法造成的，這種漏斗是用鐵釘在一塊洋鐵片上穿很多小孔而成，等到入浴一齊立在漏斗下面的時候，然後才引水入桶，經過一聲命令之後，各人把繩子一拉，便可以自由的洗澡了。這種方法，也可以節省水量的消耗。

傷兵飲食

醫院裏面的傷兵，每天的伙食錢僅有國幣兩角五分，辦事的人想了這一點錢，要使傷兵得到適宜的營養，可說是一件很困難的事，但有些醫院的辦事人員，很得力，他們還能够在百忙中抽點時間出來，自己種植蔬菜，或者租一塊地皮來和些可以出來勞動的傷兵，一齊種植，這些也便可以克服一部份的困難了，一般快要出院的傷兵，一方面做着這種有益的工作，一方面他可以得到一點戶外的運動，可是要好了便得回隊，所以他們也不能有長時間來做這種工作。

牛奶是極端稀少的，但有些醫院却能够用大豆榨出漿來代替牛奶，他們製漿的工具，祇是些舊式的石磨。

戰區雜章

我以前在南京擔任了遺族學校十年的董事長這次我到各醫院視察，竟發現很多舊日學生，在這些醫院當辦事人員，我實在覺得很高興，他們這一般人

能够切實工作，增進其他辦事人員和傷兵的精神，此外又看見各醫院裏面都有幾個十歲到十二歲的小孩，他們都是戰區裏面的難童，隨着軍隊逃出來的，我會告訴各醫院的當局，等到那些孩子病好了以後，便把他們送到湖南的童保育會去，但有一個十四歲的孩子聽了我的話，另有生歸，他說他已經當過半年的遊擊隊員，等到病好之後，他還是要到遊擊隊裏去的。他說：「我要等到最後勝利之後才進學堂呢。」

一個同鄉

有一個青年的傷兵對我說：「我的家在奉化，和夫人可說是同鄉，大家都知道委員長的故鄉是浙江的奉化，所以那個青年傷兵這樣的說，我聽了他的話之後，我從我的衣袋裏把最後一包堅硬的牛奶糖送給他，但他却捨不得吃，他說：「我要把他存起來，作為夫人到醫院裏面來看我們的水久紀念。」

同樣待遇

同時我又在醫院裏面看見一批傷兵的俘虜，他們所受的待遇，完全和我們自己的傷兵一樣。

一般受了重傷已漸漸好起來的傷兵，看起來都很快樂和滿意，他們成天都盼望得到一點最近前線的消息。我向他們說明，我這次是從六千里路以外代表蔣委員長來慰問他們的，他們聽了都非常高興，他們一聽到蔣委員長四個字，只要能夠站起來的，無不立致敬，有的並高呼「蔣委員長萬歲」。後來我又向他說：我同時又代表全國的婦女界的時候，他們又很熱烈的鼓掌歡迎，我又告訴他們海外僑胞怎樣熱心的捐款來救助他們，大家聽到了之後，都現出了滿意的笑容，並且有幾個人說：「可不是嗎，就是遠在異國，中國人畢竟還是中國人。」

當面吃肉

這次全國婦女慰勞總會對第X戰區的每個傷兵，都贈送法幣兩元，毛巾一條，肥皂一塊，和燒得很好的豬肉一塊，以表示我們對他們英勇作戰的敬意，我會告訴他們，這些款子都是國內熱心救國的同胞所捐助的。

我因為要看我們給他們吃的一碗肉做得好不好，便囑咐辦事的人，當我

六面錦旗

我代表非律賓中國婦女慰勞分會，把六面錦旗獻給前線部隊的時候，他們都很興奮，我隨伊走到什麼地方，都聽見他們很高興在談着這件事，這六面錦旗，當中有三面是送給各將領的，其餘三面則送給受傷的兵士，接受錦旗的三個將領，是顏岳、李玉堂、關麟徵三位，至於給傷兵的錦旗，則送給第XX、第XX、XX以及第XX、XX後方醫院。

一般受傷的兵士們聽到我們海外的婦女同胞這樣的關懷他們，好像很是吃驚的樣子，尤其是他們聽想到從幾千里外，寄贈錦旗來送給他們，當我告訴他們海外的僑胞是怎樣關切他們的時候，尤其是我告訴他們今年冬天因為得到海外僑胞捐助，每人都可得到一所溫暖的棉大衣的時候，有的人竟感動得流出眼淚來。

棉衣鞋子

因為湖南是一個產棉的區域，所以我當時曾囑咐，在那裏作四萬件棉大衣，這只是第一批，規定在五個星期之內做好，其餘送給長沙前線兵士的棉衣，則要再過三星期才能做好，湖南棉花和布疋都比較別的地方賤，在當地做起來，不但可以經濟一點，並且還可以省掉運費。

除掉棉大衣之外，我又囑咐趕造四十萬雙鞋子，以供湖南江西三省軍隊之用，這些鞋子在六個星期之內大概可以交齊，每雙的價錢約為國幣數元。

那些分給各省兵士穿用的棉大衣和鞋子，我儘可能地設法即在各省之內製造，我已要求那幾省的婦女領袖，推選一個運動，動員全體鄉村女土和他們的家屬，用我們的供給的材料，每家至少縫製兩雙或三雙鞋子，這因為我們從事於流動戰及遊擊戰的部隊，爲着地形關係，非常需要鞋子，他們赤了脚或是穿着草鞋，對他們在山地或鄉野的進展很多妨礙，所以他們非穿鞋子不可。

很奇怪的，他們此外別無要求，這因為我們的兵士，實在有着熱烈與崇高的奮鬥精神，他們傷愈以後，就渴望躍立到前線去。

三點說話

在廣西某地我曾向四千位傷愈後正要赴前線的部隊說話，我告訴他們三點說話，他們都悉心聽着，我第一點告訴他們每個國民應盡的是義務，其次我告訴他們爲什麼世界上各國現在尊重中華民國，第三點是爲什麼最後勝利必屬於我

，我問他們，「將來誰是勝利者？」他們都齊聲喊道：「一定是中國，一定是中國勝利。」，他們決無懷疑的樣子。

其中有些人也受過兩三四傷，他們所以一再回到戰場去，當那些傷愈的戰士離開醫院重赴前線的時候，當地的人民一定熱烈的歡送他們，跟在他們的後面齊聲歡呼，並且還燃放鞭炮爆竹，有一天我在附近看到一批傷愈的士兵，整隊前進，其時空氣裏面充滿着人們的呼聲與爆竹的聲響他們非常欣快，但同時也夾雜着依依惜別之情。

人民熱忱

人民對士兵如此熱誠，這是一種新發展的可貴精神，當我在湖南廣西各處巡遊的時候，這種普遍的氣象，簡直隨時隨地處，可以發現。士兵與民衆之間，現在莫不相信賴，共同合作，士兵經常地幫助農民們從事耕耘有時候農民便幫助他們掘毀公路，和破壞一切交通。

軍民雙方確實能互相信任，鄉民覺得軍隊是他們的朋友，而軍隊也覺得民衆是他們的幫手，現在的軍隊是人民的軍隊，所有的官兵都知道他們是爲了保護人民而作戰的。

一種確信

我們的軍隊都有一種確信，以爲日軍進攻，一定會像這次長沙之役那樣大吃敗仗，即使日軍集中了大軍重砲，機械化部隊以及空軍的火力，也只能衝破我們一二不重要的點，但這種進展是得不到什麼好處的，或者還會得不償失。

人民同軍隊一樣，也堅信日本將完全失敗，即使日軍竄到了他們的近邊，他們也不會放棄耕種工作，日軍快到的時候，他們很懂得如何躲避，但被逐退以後他們又立刻回來耕種，他們說：「因爲我們決心打敗他們，所以不能一刻停止我們的生產勞動」，這種合作精神的養成，大部份因爲現在士兵與民衆，人人知道我們所以要抗戰的理由，以及別人侵略我們的目標，這個道理經過種種傳導的方法，現在也爲人人所瞭解的了。

女新運員

我此行經過的區域裏，其中有一百名以上的新生活運動女子服務團員在工作，她們都是我去年訓練出來的，她們的任務是與民衆保持密切的接觸，而在民衆與軍隊間作聯絡工作，她們的工作很成功，我們可以從處處見到的軍民合

作精神上得到證明。此次日軍妄圖進攻長沙，慘遭敗仗，他們備極也有很大的功勞呢？

一隻假手

此次無意中我遇見一位去談在衡山受傷的服務團的女團員余海與同志，那時候他的一隻手也被炸彈炸去，又一只手的筋肉也受傷很重，差不多成了廢人，同時被日機炸傷的共有六人，其中三人喪失了生命，三人受了傷，她是三人中間受傷最重的，因此我把她帶回去給她配製了一只假手，她仍舊爲國家繼續服務，她的手臂也許可以受到損壞，但她的愛國精神與服務熱忱是什麼也不能摧殘的，她告訴我道：「我雖失去了一隻手臂，但我另外的一隻可以盡力於獲取最後勝利的工作，——我並且還可以利用我的喉舌呢。」

啓導工作

這群婦女工作人員的成績，我們或許可以從上列的數字得到具體概念，她們所屬的團部，戰地工作服務團在一年之內，於八十六個廣大區域裏，受她們知識訓練的鄉村婦女，有一一，三七八人，受她們醫藥衛生方面服務的有三七，六三〇人，此外還訓練了一五，七三八名的入伍壯丁，一，五七〇名農民，和五八，三〇五名兒童，他們最令人滿意的工作，乃是救護了二萬名的傷兵，其中一二，二八四名還受到他們知識方面的啓導呢。

分配給他們的工作區域大部是偏僻的地方，那裏的交通，很不便，文化水準很低落，而人民的外觀也很退化的，他們工作主要目的，是啓導農村人民一致抗戰建國的要義。

鎮靜哲學

日軍的飛機仍舊繼續着殺傷我們平民，破壞我們的屋舍，當我在前線的時候，不論在公路上或在城內市村鎮裏，每天總有日機來掃射與轟炸有許多次使我們不得不躲進土溝裏去避敵彈，有兩次我們恰好躲在醫院裏避敵，聽見日機來了，我們祇得全體避到山野去，直到日機遠去，方始回來，可是我們利用了這強迫我們休息的時間，聽取醫院主持人管理方面及內部情形的口頭報告。

一般人對於這兇惡的殺人怪物，祇缺少自衛工具，却都知道如何躲避，並且大家都養成了一種鎮定的哲學態度，這是很可玩味的他們覺得暫時雖亦受難，但正義終有軍中的希望，他們的演說也必有恢復的一天，有一次警察逮捕

已有相當時間，照平常的經驗，日機應該出現了，可是沒有來，我們聽見兩位位於閑談的老太太在說話，其中一位說：「警報已響了半個多鐘了，爲什麼日機還沒有來呢。」另一位說，「大概是他們的汽油用完了，所以不能來了。」我想我們真盼望他們的汽油在最近就會用完。

美妙農村

當我離開了這條偉大的戰線一路歸來，一幅幅農村活動的絕妙圖畫，深映在我記憶中，直到現在還異常新鮮，在陽光下層層起伏的山田，好像都在欣然微笑，有的婦女在捆麥，有的在收割禾稻，還有若干婦女，他們的樣子，似乎並不是做慣耕種工作的，可是因爲男人上戰場去了，所以也負荷起這種生產工作的担子，她們浮樸愉快，包頭的深藍的布中，悅目地錯雜在金黄的稻穗之間，這真是設色影片最好的佈景，同時也是畫師筆下絕妙的材料。

雄闊山水

處處有山有水，或大或小，或怪石崢嶸，或豐木籠罩，淙淙的溪澗，迂迴曲折的掩映在綠色山谷裏，上面點綴着整齊的果園。這裏一叢小樹，那裏一片橋林，疊疊成熟的果實，使樹枝都微微下垂了，上面是高山峯巒聳起，宛如撐天的巨柱，一排一排的，一直展開到望不見的紫色雲霧裏，莊嚴堅實的景象，給人以偉大雄闊之感。

我這訪問過坐落山麓小村鎮中的若干醫院，他們都隱蔽在各色開公野樹裏面，有一所面臨清溪，環境十分優美，綠水瀉瀉，岸旁彎彎的垂柳與開花的金

桂，都在水面留下影子來，金色的桂花，因綠葉的陪襯，而益見鮮艷。光臨春日，好像一串一串都是金子做成的。

我們家園

空氣裏充滿着甜美的花香，有時傳來了一兩陣村童的歡笑，和古寺的鐘聲，遠遠近近的村莊茅舍，隱現於樹林的內外，上面有藍色的炊烟，悠悠縹緲上升，農婦們帶着山裏的收穫，孩子們小小的肩頭上肩着農具，在落日的餘輝裏緩緩歸家，色彩的柔和，情調的幽靜，真不是筆墨所能形容的。

這種淳樸美麗的境地，是我們的祖國，也是我們的家園，多麼佳妙啊！對於我們的視聽聽覺是多麼甜淨幽美啊！但是當我們回頭看見樹蔭下休息的一隊傷兵的時候，那日積月累地堆積在我們記憶中的刻骨沉痛，又蕩然湧上心來了。

深刻回憶

是的，湖南這種田園的風景是美麗的，正像我中華古國其他各處的風物一樣，可是留在我們的印象中的是什麼呢，成千累萬爲炸彈所摧毀的城市與村鎮，寄託着無數被殺的同胞的冤魂，敗壞焦垣，森然挺立，像紀念碑似的象徵着人類蠻性的遺留，與正義人道的衰微，這是我巡視戰區後深刻的回憶。我願我四萬五千萬同胞，共同奮鬥，掃淨當前的荊棘，恢復我們和平禹域的偉大與光明。

(完)

周浩然主編

自由中國 定價每本
國幣五十元

國際書報社發行 均售

國際影訊

消息靈通 印刷精良
本星 榮譽創刊 密切
期五 注意
國際書報社發行



青年和政治建設

公路

在街頭巷尾，常常可以聽見如下的自傲話：「哈哈，中國到底得勝了最後勝利，而從此也併入世界四大強國之一了。」光聽到這兩句話，的確是奮鬥，不過我們要考究底細，捫心自問，我們是否真正用自己的力量打勝了日本，我們是否真和英美蘇三國人民，能並駕齊驅，稱為世界上四大強國之一的國民呢？那末非但不能傲然自得，反而要面露愁容了。

然而我們，祇應該追求真理和瞭解事實，而並不以一些浮面的光榮，人喜亦喜。我們也不懷喪過去種種，因為光陰一去，即不復還，我們決不能將過去的歷史，拉回來重演一次，在我們心目中，祇有一個充滿着希望的將來。我們將要參加祖國戰後興時的建設工作，我們將要與一切阻礙建立新中國的惡勢力鬥爭。我們須要知道，建設新中國，不只是盲目的拿出力量就算了，我們還須檢討過去，認清現在，然後才能在國步維艱，荆棘叢生之中，一步奮鬥，一步建設，開闢出一條光明大道。

我們閱讀已往歷史，可以看到許許多多思想，制度，文化，建設的演進，但是不論這些歷史事件，時間空間，均不相同，但是我們可以發現一個共通的地方，就是當這些歷史事件，在激烈轉變或進展時，它們的背後總有某種主要的力量在推動着。這次世界大戰，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事件，而我中國的這次衛國戰爭復興，也是我國數千年來僅見的變會。百年以來，帝國主義集團加在我們身上的無數奇恥大辱，以及次殖民地所到的東縛壓迫，均已在過去的八年的神聖抗戰中，洗雪淨盡，解放無遺。從今以後，我們可以獨立自由地去建設我國理想的新中國，不過如此艱難繁重的建設工作，試讓誰來負責呢？換句話說，今後中國之命運和進展，它背後的主力該是誰呢？難道是通敵賣國，改頭換面的奸逆嗎？難道是思想落伍，頭腦僵硬的舊官僚嗎？難道是大批便便，發國難財奸商嗎？難道是鼓噪欺騙，沽名釣譽的流氓地痞嗎？難道是所謂德隆望重，固步不化的元老重臣嗎？不，決不，我們需要青年，唯不全中國青年階層

的團結，才最適合於担當這偉大歷史任務的主力！青年是純潔的，熱忱的，前進的，和肯學習的，青年是人生最奮發有為的階段。青年的思想，是不和舊社會妥協和苟且的。青年的實行是超越時代的。青年是革命的先鋒，是國家的基石，證諸中華民國的歷史，自從五四運動以來，我們這支青年軍，經過不斷的改組和淘汰，一部份退出去，一部份補進來，但一直保持優良的傳統素質，站在時代的最前面。每一個國家的興隆，都是靠着我們的青年的敏感，正義感，以及對於民族貢獻無限忠誠的毅力，去突破的。這些青年本身的優點和歷史的事實，就是為什麼青年階層最適合於擔任建設中國的原因。

在青年階層中，青年學生，是一支精銳的軍隊，但光靠這支精銳的軍隊，青年的陣容，而不够堂皇和龐大的。在青年學生之外，有無數的優良青年職工，被摒棄在學校之外，他們分散在農田上，機關裏，銀行商店工廠作各種部門，拿他們寶貴的光陰和勞力，換取微薄的酬報，他們是值得同情的一羣。雖然他們因為收入的微薄，和環境的利誘威逼，有一部份為非作歹，甘與下流為伍，但這不是他們自己的錯過，這是罪惡社會中必然產生的惡果現象。他們祇要在良好的環境及賢明領導之下，仍然是優秀的青年隊伍，所以前進的青年，尤其是學生，應該發揚友愛的精神，去安慰他們，扶助他們，抽出部份時間去教育他們，充實他們的知識，改革他們的思想，提高他們的文化水準。這樣，青年階層的團結，才能強大起來，而未來建設，在這穩固的基礎之中，也就埋下必光成功的種子。

一個人生長，需要營養，一個國家的強盛，需要建設。以目前的中國來說，有待於青年去進行的建設工作，千端萬緒，但是最樞紐最帶，最緊要的政治建設，所以能進行任何建設時同時須建設進步和優良的政治，否則，不論如何努力，那都是拾本逐末，最後還是全功盡棄必然失敗。

現在有許多人都抱着「各人自掃門前雪，別管他人瓦上霜」的態度，他們認為自己祇要緊在本位上努力工作，恪守職責，就已盡了建設的本分，這就是

說學生只讀他的書，工人只做他的工，農人只種他的田，商人只做他的生意，而政治等等可以不聞不問。的確，在這二十世紀紀念的今日，社會機構的存在，須要分工合作。不過，我們要明瞭，單單在本位上恪守職責，無論如何是不够的。因為我們非但「各盡所能」並且，更要緊的，要「各取所需」。試問誰能只空談義務而明享權利嗎？假使我們欲使所享權利和所盡義務相等，那末非大家參加政治不可，否則，政治力量落在少數人手裏，我們義務儘管盡，但我們應得的權利却源源流入別人的口袋中，事情至此，職責能否保牢，尙生問題，更談談格守了。因此，爲了維護我們的工作，發展我們的工作，使我們的工作成果，却爲大眾謀福利，我們必需於公務之暇，團結一致，參加健全政治的建設。

政是什麼？政是大家的事。治是什麼？治是管理。所以政治就是管理大家的事。要政治上軌道，政治修明，第一要管理的制度和健全，第二要担任管理的人優秀。現在報章上常常看見民主政治四個字。民主政治是最前進的政治，在實行民主政治時，其制度必須由民衆爲他們自己的福利而訂定。其領袖，必須民衆選舉自己認爲合式的人担任。因爲民主政治，處處以全部民衆的福利爲先，所以我們需的政治形態，無疑的，非民主政治莫屬。

和民主政治相反的是專制政治。在實行專制政治的國家，權力集中在少數人身上，而大部份民衆，一點也沒有自由，他們只能每天像牛馬一樣工作，而工作所得酬勞，大部份被這少數人所掠奪。希特拉德國，就是專制政治的極好例子。專制國家的少數特權人物，最怕民主，因爲實行民主，民衆就能得到實

論出版業會結社思想信仰等自由。言論出版自由，能使一切頑固和腐落份子，醜態畢露無遺。結社集會自由，能使民衆組織和團結起來，和惡勢力鬥爭，思想信仰自由能使民衆對於種種改革，產生強固的理論基礎。所以，由此看來，我們要參加民主政治的建設，必先爭取自由！

據九月四日蔣委員長在重慶舉行慶祝典禮時的演說辭中說：「至保障人民自由問題，國民政府除已切實施行人身自由保障法以外，且已決定即日取消新聞檢查制度，使人民有言論的自由，並將制定公佈政治結社法，使人民有結社的自由，務使各政黨皆有共同的軌軌，和合法的地位，如此民主政治始能進展英美，以樹立五權憲法的典型。」現在蔣委員長已允許在最短時期內賦與我們言論結社自由，因此我國民主政治的建設，已達上了成功的階段，不過，這裏問題又發生了，我們的學識，是否足以當的發揮這些自由，而向民主的大道邁進呢？這就是身爲建設民主政治主力的青年階層，亟須研究的中心問題。

民主的曙光，已照臨了我神聖的中華國土。我四萬萬五千萬同胞即將進自由獨立，光明燦爛的新生活，但是我們還須奮鬥，我們應該在全中國優秀前進的青年階層團結領導之下，同心協力，建設民主政治，建設新中國，特選到時代的偉大建設成功之日，才是我們真正全面勝利的一天，唯有到了那時，我中華民國才能和英美蘇三國國民，站在同等的地位，而面無羞色。唯有到了那時，我們才真是大國的國民。

周浩然主編

上海人半月刊

即將出版

光明叢書(一)

鐵蹄下

王烽著

目錄

我淪陷了 狗肉爲國 黑泥劫 烈田
 陷足 下良民 後仇
 持國 母 十會 八長 天
 天 仇

光明叢書(二)

最後一顆子彈

蕭非著

目錄

女英雄 明燈 照針 刺火 者
 在敵人的後方
 太寬 太陽 戰
 夜 照 察 酒

國際書報社發行

各書報攤均售

離間協約國者必歸失敗

在歐洲戰爭的最後階段，我們就記得希特勒德國領袖希特勒軍隊企圖在蘇聯和地盟國之向敵播不和的種子，藉以保全納粹主義和德國歐武主義的基礎。可是他們也記得這種嘗試都徹底失敗了。

幾天以前，他們從日本方面也做了一個類似的嘗試。在現在已被協約國佔領的東京廣播電台，日方發出了一個頗可令人注目的呼籲，內稱在朝鮮的日本軍隊正在迫切期待協約國的抵達朝鮮，因為蘇聯軍隊開始解放該國之後，已經引起朝鮮人的蜂起，威脅日本人的生命和財產。

根據中央社的消息，東京電台的廣播是這裏說的：「朝鮮北部的地形已經發生激烈的變化，愈演愈劣，日本的居民隨時可以遭遇危險。當地日本當局期待協約國軍隊早日抵達，並且迫切期望他們在進行解除日軍武裝以及移轉行政機構以前，能够先注意到當地的實際情形。」

日本電台這個奇怪的呼籲是用英語發出的，其目的顯然是向美國軍隊宣傳，雖然紅軍已經佔領了一大部份朝鮮，並且在那裏恢復和平和秩序。該電清楚，這個呼籲無非想挑撥美國軍隊來反對紅軍。但是這還是沒有用的。猶如路透社的外交特派員所說，東京的呼籲的倫敦方面認為是一種爭取同情的手段，不必說得，美國人自然也會採取相同的觀點的。路透社很準確地說：「在整個朝鮮日軍的投降將經軍接受，東京電台用英語廣播這個呼籲，倫敦方面認為是一種曲折的辦法，想使英國來援助蘇聯，緩和當地日軍投降的條件。」

當然在朝鮮作戰的蘇聯軍隊必然會徹底完成其任務的，敵如在滿洲薩哈林島南部一樣，日軍必須向紅軍投降，後者唯一的目的就是解放這個國家。可是日方的呼籲還有一點是很有興趣的。廣播中所說朝鮮人已經羣起反抗

日本人一點，無異清楚地承認日本在朝鮮的殖民政策結果完全失敗。猶如衆所周知的，朝鮮是在一九一〇年正式由日本兼併的，而由日本總督統治，他的權力完全建築在警察、憲兵和軍隊的基礎上。東京電台的呼籲透露了朝鮮人在日本統治之下並不像日本報紙時常宣傳地那樣「快樂」，同時這個呼籲又透露了朝鮮人民從沒有放棄過他們恢復自由獨立的意願。東京電台所說朝鮮人的蜂起威脅日本人的生命財產是否準確不能證實，可是有一點確定的，就是朝鮮人民希望從日本統治中獲得解放。朝鮮的完全解放現在不這是幾天於事情，朝鮮不久即將解脫人民的自理了。

藝文消息

◆ 柯斯特柯維赤完成第九交響曲

據莫斯科九月五日消息：史太林獎金獲得者蘇聯作曲家柯斯特柯維赤已於九月四日在莫斯科音樂院舉行。該交響曲共包括五部，情節與奮愉快。該交響曲之第一次公開演奏將於十月底在莫斯科由蘇聯國家交響樂隊演出，葉夫格尼·姆拉文斯基擔任指揮。樂譜正分送至美國與英國，並將現交現在莫斯科之捷克樂隊指揮者拉法爾·柯里克，俾將該交響曲在布拉格演出。

▶ 捷克音樂家抵達莫斯科

據莫斯科九月五日電：捷克著名作曲家普拉格音樂院首席指揮拉法爾·柯具里克偕其夫人提琴家洛特索拉。柯具里克，應全蘇對外文化協會（VOKS）之邀，抵達莫斯科。彼等於全蘇對外文化協會會晤莫斯科音樂院之邀，指揮二交響曲音樂會，其中將包括俄羅斯古典樂曲，以及捷克與蘇聯作曲之作品。

國際書報社

上海四馬路三九五號 電話：九四二六三號

◎ 服務部 ◎

理化學科 務服化電閱

發行部

刊出物出版
本館代辦
來稿代辦
經驗代辦
版經代辦

出版部

有為者
或為者
原稿未
出而本
當可解
此解者
除本館
困難者
請向本
社接洽

批發部

除原有
本館外
各埠代
店經銷
各書均
格實惠
章備索
備索索
備索索

郵售部

外埠購
者請向
本館接
洽或向
各埠代
店接洽
者請向
本館接
洽或向
各埠代
店接洽

是為推廣文化事業之先導

發行所代辦報社服務歡迎



無夢的睡眠

陳深山

「啊！」C君突然喊了一聲，而呆住了，他臉上的皮肉似乎患了癱瘓在蠕動着，他的眼睛已變得晶瑩了，

他所接觸到的東西都恍惚若失了，他的腦海中，有着許許多多的思潮在翻滾，在奔騰，他的心猶如在廟宇裏的鐘，受了修道人敲着，不時的在震盪着，在邊着，他的耳中似乎有着許許多多的蚊子在縱橫亂飛，並且連續地發出嗡嗡的聲音，他的嘴脣不住的在閉合着，像有要說話的神氣，但是也似乎患了癱瘓而齶然不言。

「唉！這隻橙子終於爛了！」他呆住了良久，最後，一陣核爆的聲音從他的喉中湧出來，他頹傷地倒在桌子上，雙手抓住了頭髮，呆呆地望那隻爛橙子出神，同時，他的淚珠兒撲簌簌地掉了下來，一直落到桌上，把桌面沾溼了一大灘，後來他立了起來，走上前去從那玻璃樽中拿出那隻爛橙來，徐徐地走到窗口，把它開了一開，然後就在胸前摩了一會，後來裏面的腐肉和汗水沾了一手，於是他就舉起了那隻爛橙的手來，預備作擲它出去的姿勢，但是，馬上就縮了回來。結果，他拖了沉重的步伐，走到下面草地上，用手挖了一個洞，把它埋在中間，然後，仍舊把土掩了上去，用一根竹子插在上面，他帶哭地說了一聲。

「橙子爛了！她的生命也就告一段落了！」

他像仰臉，觀瞻着毫無雲霧的蒼天。這時，沖脊的暖陽撒下了和煦的光，照在他的淚痕斑斑的臉上，淚珠兒更加變得晶瑩了。陣陣微風，徐徐送來，樹枝微曳，草葉綠草，微微低頭，並且還帶來了一絲絲的清香，草地上野花千萬，千紫萬紅，含苞欲放，鬥艷爭紅，說不盡的美麗，但是他似乎一點也不理會，他匆匆地回到他的樓房，把手洗了洗，於是仍舊倒在桌上，凝望着那隻玻璃樽，裏面陳列着許多的書籍，但是他的心却是空蕩蕩的，一無所存，他用雙手撫着他的臉，他不敢看那隻玻璃樽，似乎覺得那隻樽是他的致命傷處，看那樽無異感到他的傷處，又起了一陣痛癢，過了一會，他才漸漸地把頭昂了起來，他的眼光射到那隻樽上，便覺得有異，他似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作再一度的審察，但見那裏面的書籍不翼而飛，剩有空空樽身佇立在地上，說起來真奇怪，驟然，那隻樽也巧巧地，只有一條甬道，漸漸地展開在他的眉睫，那甬道在波動着，並且緩緩地延長出去，延長出去，最後，延長到遠不盡推測為止，乍然而迫隱蔽，在他的眼前，呈現出一隻龐大的郵船。他看見船上有這麼一回事：

原來這是一艘從南洋羣島至廣東的將要啓程駛行的XX號郵船。

碼頭上的上空，充塞着雜沓的氣氛，給予遊子們增添了一層煩惱。

這時，碼頭上的人，前後接陣，並且車水馬龍

，人們爭先恐後，惟恐稍離岸而行了，所以更能發出嘈雜之聲。

憑在船欄上眺望的一個青年男子，一個方方的臉蛋兒，眉清目秀，鼻子高聳，上面還架着一付噴銀的眼鏡，他所穿的是一套白色的西裝，光光的頭髮，全身都配得十分相稱，十足是一個摩登的現代青年，他無意地在觀望前面所植的香蕉樹，一球球的黃金色的巨型香蕉漸漸長在樹枝上，令人見而垂涎，他再無意地昂起了頭，仰瞻着蒼天，一絲絲的浮雲，馳騁而逝，接濟又是一片過去，好像走馬燈一樣的循環而行。本來南洋羣島的天氣是很熱的，現在再加上無上威力的陽光，使宇宙添上了一陣熱度，令人汗揮如雨，他從西裝袋中拿出了一塊紡綳，拭去了額上的汗珠，以那手帕代表着扇子在揮着，稍為體有一絲微風送在他的臉上，但是，却是疵大醇小，仍然汗濕衣襟。他把頭低下了下，望到岸上，但是三五成羣南洋土民，來往如織，男的赤着黑漆似的膊，拿了芭蕉的葉充當扇子在揮着，腰裏或圍圍着南洋本產的土布，赤着足；女的赤上半身，乳峯隱約可見，手裏也執着似扇非扇的東西也揮着，她的黑漆似的臉龐嬉笑着，嘴脣不住的在動着，似乎在談話，可是聽不出來，她的耳朵上掛着若金非金的環子，在陽光下，閃閃作着光，並且也未足，他看到這種人民，開始自傲，自己為高尚的人物。

碼頭上的嘈雜聲，漸漸地受到靜寂的威脅，終於被靜寂所包圍了。

一陣煙從船橋的夾道中播出來，這是下逐送客會，於是三五成羣的送客走到碼頭上揮手示意，同時在船上的人，大半都立在船欄旁，呆巴巴的望着下面的人，竟有人隨風而洒淚了。這時，除了他，每個人都感覺到離別是這要樣的滋味在他們的心頭，只有他覺得非常高興，雀躍，因為他要開始過那海上的生活了。

煙霧消逝在空中後，海水起了拍拍的聲音，浪花四濺，他抬頭看岸，彷彿覺得那碼頭是活的一股，慢慢地離開去，他看着岸上的送客們，逐漸地小了起來，面孔糊了，身子小了，後來只見一陣黑影，許多的手在揮動着，結果全面渺渺，由渺渺而看不見了，許多人都回過頭去，獨有他憑欄呆望，似乎對於某種事情失望，懊惱而呆立，誰知道，他是喜於看海的一個人啊！

無邊無際的海，托着一艘似竹葉相粘的船，風聲雷擊的敲着，在船上的人更小得可憐，真如如流海一粟，但是似乎形容得還不過透，最好把「治海一粟」的「粟」字劃去，加上了一個「塵」字，那真就可觀了。

成羣的海鷗，掠水而過，有的停在水面上不動，似在休息，有的停在水上一秒鐘，即行飛上，嘴裏還銜着一尾小魚。

陽光在水面上，水波經光一照發出閃閃金光，幾千千萬萬條金魚在水面上游水，戲，他對於美景感到非常興趣，幾乎神往。

陣皮服聲，從船內傳出來，聲音俱有無上的威力，伴他的那對全神貫注的眼睛推回過來，他向內一看，却是一個妙齡的少女，他剛從船內騰出來，她的眼光和他的眼光成了一直線，時同這眼光俱有無上的威力啊！他們魂幾乎為之而失，他為之一驚，再仔細的一看，那少女却緩緩地走向裏面去

了，他只看到她的背影，苗條似的細腰。

啊！在一瞬間中，他却愛上她了，真的！他簡直像瘋狂一樣的愛着她了，他無心去看這些美景，跟却奔她走了進去，當他走到自己的房門口的當兒，那少女把門已經關上了，他一看，為之一喜，原來那個少女的房間在他的隔壁，他走了過去，一看，只見門旁掛着一塊牌子，上面寫着：「二等艙李莊英等字。」

這時，真的！他逃這兩難了，用手去敲門請李小姐開門吧！却沒有這樣厚的臉皮，不！決不！臉皮有這等厚，但是缺乏勇氣，不理她吧！的確！確堅不願意失却這良好的機會，很難過。

這兩種思想的戰鬥，在他的腦海中各自發威開砲轟擊，不知誰勝誰敗，這真使他難住了，他在她的門口轉了不知多少的圈子，徘徊了不知多少的次數，仍猶豫不定，在這樣的情況下，延擱了不知多少的時候，突然，他的腦海中駛來了第三艘戰艦，這戰艦比別的大出一倍，號稱「若有勇氣，成功無疑」，那隻戰艦發出的砲彈與別不同，結果，這兩艘戰艦終於被擊沉在他的腦海中了。他鼓起了勇氣，走上前去，將緊去叩她的門的當兒，突然，裏面發出一種聲音，他略為停了一停，在這一剎那的當兒，她的門開了，裏面呈現出一個頭來，一見他站在門口，她即刻把門關上，在門一合一開的時候，他見她的臉還不知怎樣的美麗，可惜一剎間却不見了，但是他勿願鬆失去了這樣的良機，他用手叩她的門，不住的喊着。

「李小姐！請你把門開了吧！因為我有一句話要跟你說，並且我似乎有什麼地方見過你一次，所以很面熟！」最後兩句打着賭語。

失望開始盤踞在他的心頭，他說了這幾句話，裏面沒有回音，他再用手去敲着那門，裏面簡直獨

獨無聲。剛才的「雪中送炭」的熱心，現在被雲水澆冷了一大半，他再看着旁邊的房間，有許多客人的頭露出在外面，不住的用驚訝的眼光來掃射他的身上，他不禁有些氣餒心魄，但是，他不顧一切依舊進行他的事，然而終究減少了不少勇氣，所以他敲到外面去了，等了一會，他仍舊走到她的房門口，用手叩着她的門。

「李小姐！請你把門開了吧！」由「失望」漸漸地變成了「有聲」了。這是多末幸運的事啊！

他看見她的門乍然現出了一些縫隙，於是，他就推開了門走進她的房中，只見她坐在一隻椅子上，低下了頭一聲不發，他坐在另一隻椅子上，呆呆地望著她的頭，臉上露出了會心的微笑。

靜穆開始鎖住了他們兩人的心，以致這船內只有被靜寂所佔有着。

「嗚！嗚！」的汽笛聲，解開了他們兩人的鎖，他立了起來說：

「李小姐！我們去吃晚飯吧！吃了飯，我們就可以去看海上的晚景，真是別有風味！」

她點了點頭，慢慢地站了起來，嫻嫻地跟着他到飯廳上去。

X X X

在飯廳中了。

他手執着琥珀色的酒杯在說：

「李小姐！剛才我很實誠的實話的問過你的房間中來，對不起得很！」

「那有什麼關係！但不知先生貴姓？到什麼地方去？」

「哦！你稱我叫S君好了！現在我是到廣州去的，那你也到廣州嗎？」

「是的！S君！」說後，他嫣然一笑。

這富有神秘性的一瞥啊！他底魂幾乎溜出了他的軀殼，他像瘋狂似的望着她，但是他一絲也沒有從看她的野慾，她那種純潔的，珍愛的，處女的心底表現，她那種天真的，無邪的處女態度，足以把他的野心抑止住，使他節制着在尊重她的範圍內愛她，所以他減少一切的煩惱，他能泯滅了一切的雜念，他對於一切都滿足了，因為他有這樣的一個同伴。

太陽噴出了最後的殘光，它的臉兒，半個兒現出在水平線上，污黃的水，經它的餘光所照，發出一閃一閃魚鱗似的光，猶如許多金魚在浮沉遊戲。這樣的如畫美景，誰能見之而不沉醉？

飯廳的窗洞中，透進一閃一閃的金箭，她的臉上受到金光的反射，加倍的顯出綺麗，她的豐滿的兩頰不知道是誰去添上了一層淡紅色。這時，他倆被籠罩在光暈之下，彼此在某處，雖然默然無聲，然而彼此的眼波在激動着，一高一低地，像留聲機唱片上的高低圓紋，經鋼針擦磨着，發生一種悅耳的音來，但是他們的音在一高一低的時候彼此無聲的送達着。

這樣的延宕了良久，女的終於顯出了妮娜，她低下了頭，輕輕地說：

「S先生！你爲什麼不吃？」

這聲音直鑽入他的耳中，於是他驚悟過來，他帶笑地說：

「好！我吃！」

太陽沉在水平線以下去休憩了，因爲它已經盡了整天普照的責任，暫時的，隱黑夜來控制一下，月兒，她偷偷地從東邊爬了起來，她散下了銀光，替船：替水塗着一層銀色，涼颯習習，水面略起漪漣，發出沙沙之聲，猶如小魚噴嚏之聲，聽了心

爲之一爽。

「S先生！好一個神秘的夜啊！它送去了白晝難熬的熱氣，帶來了胸襟爲爽的涼風，瞧！我們的汗珠到那裏去了！」飯後的他們倆，憑着船欄乘涼。並且欣賞着美麗的夜景。

「可不是嗎？我也在這樣想……」他說了停了一停，似乎別有所思，於是轉了話頭，「李小姐，這次你回廣州預備幹什麼事？」

「這我一時也沒有打算過，我到了廣州住在自己的家裏！」

他在說話中得了一點他的家庭情況，於是又開始說：

「李小姐……」當他還要說下去的時候，一陣大風迎面吹到，他不禁打了一個寒噤，他把領子鬆好！收緊領帶，再預備說下去，但又又一陣比剛才更大的風吹來，他覺得有些寒意，他仰望蒼天，啊！一瞬間，天變得多末快啊！剛才才月明星稀，風平浪靜，現在月已鑽入幕幕的雲層中了，大自然失去了銀光，更加變得黑暗，風隨着烏黑的雲刮來，顯得愈緊，眼看一個可怕的景象會降臨了。

「李小姐！我們快點回船去吧！暴風雨將來了！」

他們回進房中去了（是S先生的房）他們坐在床沿上談着話。不住的向外瞻着。

這時，外面的颶風愈刮愈大，海面掀起了波，水花四濺，猶如天女散花一般的美麗，他對於這樣的奇觀，又發生了不少的興趣，他站了起來，眼睛靠近玻璃，外面的雨正在傾盆而下，並且與浪花互相打成了一片，這時，在他的眼中沒有水平的形象了，只覺得一搖一擺的，猶如一個不倒翁，他覺得多末的有味啊！

「S先生！快來！我不能支撐了！」

一個顫呼之聲把他驚醒過來，他回頭望去，但見她的手臂抓住了船角，低下了頭，似乎顯出很難過的样子，再看見她有一大堆剛才從口中吐出來的東西，腥臭難聞，他急忙回了過去，不顧一切地抱住了她的身子，並且使她在床上，用自己的手絹，溼了水，按在她的額上，他開始覺得她身上有一種神秘的幽香從她的頸項中漸漸地飄出來，他幾乎爲之而昏去，同時，他也覺得她的皮膚細滑可愛，潔白白的，似一塊無疵的玉，他用手不住地在摩撫她的手臂。

她似乎在搖籃中的小孩一樣，受到了慈母的安慰似的撫摩，情緒地要入睡，但是頭昏得利害不能入睡，不過也不能起來，她的手臂纏綿綿地覺得無力，可是她的心是多末的清楚啊！她感着他的美意，並且再由感激的心田中，漸漸地湧起愛苗來了。她覺得S先生比任何男子高尚得多，酒脫得多，有了這樣的一個同伴是多末幸運啊！

「李小姐！你覺得怎麼樣？舒服點沒有？」

「好點了！謝謝！」

這個簡單的回答，是多麼富於情感啊！他坐在她的身旁聽到了這實實的聲音，不知道快樂到什麼程度，同時他的心因之而在別地地跳動，他想佔有了她，但是他不敢，不！他並不是不敢，只因爲受了良心上的譴責，像這樣的輕狂的舉動，等於是辱侮了她，害了她，並且還泯滅了自己的人格，所以他只得用富有情感的腰光去吻着她的臉。

後來，在淡淡的燈光下，發現二個情懷慢慢地抱在一起了，並且還接了一個甜蜜的長吻，啊！這是一個多末富有詩意的鏡頭啊！假使這裏有一個畫家的話，非要把它細心地畫一下不行！

颶風漸止。海濱漸平，以致船漸漸，一輪皓月，又出現在太空了，它張大了眼，探險着一般竹

葉似的船，並且它似乎特別注意那船旁的一對情侶，它的眼光射到他們的身上，替他們拉了很長的影子貼在甲板上。並且還特別道地，特地由了一隻風箏，向他們身上送着，只見他們的衣服，隨風飄拂，飄飄然，彷彿羽化而登仙。

天下無不速的旅程，船終於到了廣州了，船停靠在碼頭上後，碼頭上又是一番熱鬧，雜音。他們各提了一隻小型手提皮箱，並肩而行，不住的說着話。

「李小姐！你的家住在那兒？」

「離這兒沒幾許路，那末你呢？」

「我住在朋友家中！」

「那末你到廣州來有什麼事呢？」

「我因為替人家辦一件事，所以到這兒來的，不過辦完了事，仍舊要回到南洋，再從南洋回到上海！」

談話聲中，不知不覺到了她的家。

「S先生！我的家到了，你進去嗎？」

「不！我因為有許多事情要辦，所以不能進去，實在對不起，那末我們回頭再見吧！」

「S先生！俾把你的地址抄給我！我可以來找你！」

他拿出了一枝鋼筆，一張名片，寫了地址交給她。她接了名片，再與他握手，啊！暫時的分離竟像長別一樣的痛苦，她的眼眶變得晶瑩了，她握住了他的手，一絲也不放鬆。

「不！李小姐！不要太傷心！這是暫時的離別，我們不久仍然會相見的，請進去吧！」

他安慰了她後，拿她的手在撫摩着，放在嘴上面吻着，但是結果終於告了暫時的離別。

是離別後的第五日。

五日是多末冗長啊！在他以為，他除了替朋友辦事以外，其餘的時候老是在家中期待着她的蒞臨，但是至今還不見她的蹤跡，他深深地感到奇怪。大約她因為在船上太累的關係吧！回來多休息幾天，抑是她已患了病了嗎？那末為什麼不見她家中的傭人來通知一聲，或者她已做了一個過河拆橋的人了嗎？這一定是不會的，那末為什麼到現在還不見她的芳蹤？

疑團像大海中的巨波，奔騰在她腦海中，他沒有一刻的時候是靜止的，他的雙手在磨擦着，在揮動着；他的雙足像賽馬一樣的在亂騰。在房中的任何的東西，都不能使他安甯。

驟然，一陣叩門聲，並且中間還夾着說話。『喂！請問！此地是否是S先生的家嗎？』是局促的聲音。

他乍然聽見這喊聲，他覺得多末的快樂啊！因他的足也頓了，因之他不知所措，他東望西眺，急急地把椅子放在原地，把各種傢具整理一下。

但是外面的門，愈敲愈急了，他的足步愈走愈亂，結果，仍舊沒有把傢具整理得完善。乍然外面停止了叫喊。大概在等着吧！於是他提高了嗓子喊着：

「來了！你是李小姐嗎？」

可是外面鴉雀無聲，只聽得「沙沙」的聲音，似乎是個女人在笑。

「好俏皮的一個女人啊！你在同我開玩笑嗎？真歹！」他帶笑地輕輕地罵着。

門開了，除了在門口的一顆梧桐樹之外，什麼都看不見，他失望了，不！他並不失望，並且他以為她與他開玩笑而躲起來了，可是他找了半天也一無所得，他才覺得有一點失望了，但是在他的腦中

還沒有「絕望」兩字存在着。於是他以為自己在做夢吧！但是他明明聽見一個女人的叫聲，似乎不是在做事，他再用指甲在皮膚上劃了一劃，立刻覺得很痛。啊！這不是夢啊！他驚悟了。他垂頭傷氣地預備到她家中去訪她。偶然他看見梧桐樹背後有幾束鮮豔奪目的花在搖曳着，他懷了好奇心去繼續探究，原來是一隻花籃。

「呀！這花籃是誰留在這兒的？」他自言自語

他提起了那隻花籃，仔細地一看，但是一張紙上寫有「S先生留念，李附」等字，他才覺察到這是李小姐送給他的，後來他又發現後面有一隻梳子和一封信。他拿了梳子按在鼻旁聞了聞，於是再展開那封信來看。

「S先生：

這次我不別而行定要使你感到十二萬分的驚奇，但是我却以為然，因為這是有利於你的，為什麼？這個理由暫時我不告訴你，將來就會知道的！不！恐怕在五分鐘後就該知道的吧！

S先生！我不願多說，因為多說會使你受到加倍痛苦，同時我也能受到十分的痛苦，請你原諒吧！

這隻花籃和梳子是送給你做個紀念，請你保存起來。

S先生！當你看了我的信後，你千萬不要上我的家來，就是你了，我的人已不在家中，我已到迢迢的異鄉去了。請你還是到家中去保養你自己的身體吧！你千萬不要悲傷。

最後，我在這裏說了幾句，請你留下吧！並且恐怕裏面還藏着我不別而行的緣故哩！

「這個梳子的皮，活像我的臉，

它裏面的，
 真似 身內的臟，
 等到裏面的東西腐爛的時候，
 同時我的生命也告摧殘了。」
 那瘦瘦的宇跡，個個都森立起來，在他的眼前跳躍着，他拿了這張紙，無獨是拿了傳了爐的鐵片一樣，不斷地在抖着，他這時的淚珠不知道那兒去了，因為太悲傷了。
 痛苦，悲憤，鬱悶，聯合起來將他禁在黑暗而黯然消魂的圈子中，他所看到的只是一片黑漆，他所聞到的則是風濤的氣味，他見不到一絲光明，接觸不到外面活潑的人羣，領略不到外面的良辰美景。

哈爾濱在恢復中

柳惠譯

十五世紀式的哈爾濱在日本軍國主義者之下難以相信壓迫的。
 城市完全是一片拋棄了的荒地，而一般的設置受有強力的損壞。
 街市軌道的交通和自來水管等是非常不正規的。職業的工場是完全消失。河川航行是完全惡劣的狀態。商業會社也是一無價值。
 此外是唯無二二的公衆的房屋有許多表示出難以相信的恢復。
 日本人感覺到自己的脆弱狀態，因此在自己這樣情形之下，於是強奪他人的房屋。
 他們在哈爾濱一切都不調合，穿的是脆弱的一時的性質。奧吉立(新哈爾濱)，用竹和乾草建築

。她給他的詩；給他唱歌；給他的一切安慰了給他的同情；給他的幸福，都給它們用了鬼域使術所摧毀了，他的心田中開了一枝鮮美的花，就給炎日所灼死了。現在他的心田枯乾得裂了縫，祈禱上帝，快賜我一些甘雨吧！
 在S君的眼前的電影般的境遇停止了，他的眼淚早已掛在他的眼角上，但是却没有掉下來。
 「噢！像這樣的灰黑色的冗長的單調的日子，無異是一個無夢的睡眠！」
 他嘆了一聲後，他的淚珠已從眼角滾下了而頰

卓越的房屋，已經是破裂。
 日本人把城市裏的一切鋼鐵軌道搬了出去。
 現在，哈爾濱是恢復過來了，街市上有許多來往的青年們，有乘黃包車的腳踏踏車的。還可以聽到大鼓的交戰，銅鑼聲——這些都是中國的音樂器，表示慶祝勝利日。
 日本的商業被限定設置，惹起城市裏憤怒的思索。
 現在各商店都閉市了。商店的窗戶被關閉了的也除脫了。日本的招牌也被除脫。
 在街市上可以看到歐洲的混合物，黑細亞人的衣服，可以聽到各國的言語。再流通的算算俄語。所有俄國人從日本穿破裏也有自由了。

他們很感激蘇聯指揮官和領事員的努力，在城市很快的來恢復軌道。
 有居民開政團包抄出所，販賣麵包。還有復愈的開設醫院。同樣地恢復教育。不久之後將開設俄國劇院。
 蘇聯的軍艦定留在松花江上，在現在很高傲地站在水平線上了。
 (轉自消息報)

蔣主席與毛澤東

談話告一段落

重慶四日電：蔣主席二日晚款安毛澤東及各部首長後曾與毛氏單獨談話。三日晨主席長世杰與毛氏作單獨會談。下午張治中張靈甫力子三氏與周恩來王若飛兩氏會談，四日晨張治中與周恩來氏單獨會談。下午蔣主席在軍委會於茶會招待中外來賓後，復與毛澤東氏兩度單獨會談，晚九時張治中張靈甫力子再與周恩來王若飛兩氏會談。各次談話，均歷時甚久，迄三日止，相當普通之交談意見，階段業已完畢。目前則就個別問題作相當具體之討論云。



傻子的故事

趙訶

在歡迎新同學的會場上，我注意到一個大眼晴的傢伙，他的眼睛那麼大，好像把兩顆烏珠全都凸在外面了，我不時看他，但只敢偷偷地，因為我預感到如果他發覺了我的眼光，也對我注視起來，那可吃不消。

他的膚色黑得像印度阿三，身材也不很高，瘦瘦的穿着一套過緊的舊西裝，不打領結，頭髮短而蓬鬆，雖然向後梳，可是僵硬地直立着，整齊一個額頭，半髮也不響。後來我又覺他走起路來腳跟一點一點的……

不久，有人告訴我他名字叫陳金，有些僕氣，從前的學校裏大家都叫他「圓眼傻」。

我想，他大概真有些傻吧，數學先生每一習題截留五道，可是他却問問都去做了出來，人家都不查英文生字，他不但查完教科書裏的，而且還弄了一本薄而較厚的不相干的英文小說來，看一頁，翻翻十個字，把書上註得密密的。

要不是他有些傻，那兒會有這股勁兒呢？

不記得那一次化學實驗要用到鎊，先生在事前再三地說明鎊遇到劇熱就要爆炸非常危險，叫大家用時小心。不料陳金那傻子竟切了一大塊拿到自己桌子上用火架點着起來，結果當然，轟的一聲，把整個實驗室裏的人都嚇得目瞪口呆，有一個同學被燻着眼睛，幸虧是近視眼，有鏡片擋着，總算還好，不會受傷。面色青一塊白一塊的先生氣呼呼趕到陳金面前，攆着個鼻子說：「我不是三翻兩次關照

過你們，這東西危險……」

「所以，我要試一試呀，到底有沒有危險」，陳金慢吞吞地說。

從此，我們便完全相信陳金是個十足的傻子，他連危險也要「試一試」。

曾經有一度，那雙圓而大的眼睛老是帶着眼屎來上課，沒精打采，我很奇怪，以為他紅眼睛了，勸他去請一請醫生。

「看醫生，爲什麼？」不料他驕地睜圓兩顆核桃眼瞪着我問。

「你的眼睛出了毛病哪，天天有那麼多的眼屎」

「眼屎，那是我睡眠不足的緣故。」

「難道天天都睡不足嗎？」

「唔。」

「爲什麼？」我愈加覺得奇怪了。

「我在練習。」

「練習什麼？練習不睡覺嗎？」我想這傻子又發作了。

「是的，我在學拿破崙。」

「呀！他在學拿破崙！」我不禁大笑起來。

「別笑！」他嚴肅地說：「這是我看歷史書看

出來的，拿破崙在行軍的時候每天只睡三個鐘頭呢！我預備做一個軍人將來要去考軍官學校，所以先

應練應練。」

「你要去投考軍官學校？」

「唔，但是我的父親反對，可是不管，如果

他阻止我，就跟他相罵。」

「像你這樣的人，有資格考軍官學校？」我笑得更厲害了。

大概兩個月之後罷，陳金忽然一禮拜不會來校，我和老孫一同去看他。他家住在一座大廈的樓上，離校很遠，走了半天，爬了不知多少層樓梯才找到他的房間。

忽然，老孫一把拉住我說：「聽！他在讀書。」

推進門去，陳金果在坐在靠窗的寫字檯旁邊搖頭擺尾地唸書。我們問他不上學的原因。

「你們聽見余老頭子上禮拜說我什麼？」余老頭子是我們的國文教師。

「說什麼？」我們當然不記得了。

「他批評我們作文說我的肚皮裏沒有貨式，沒有貨式！」

「那麼怎樣？」我們不懂他的意思。

「沒有貨式，讚笑我！」

「因此你就一禮拜不上課，生氣了？」

「不是生氣，我要補救『沒有貨式』這一差事，我從古文觀止裏選了五十篇文章，這一禮拜背出了二十篇……我要在下禮拜中全背出。」

「傻子畢竟是傻子。」我想。

陳金的房間很寬敞，面臨馬路，光線十分充足，我羨慕地打量着房中的陳設。

「你真寫家！」我跟陳金說。

「爲了這個房間，我也付過相當大的代價！」

「那當然囉！」老孫插嘴道：「現在即使租一間亭子間也很貴呢！」

「不，你瞭解了我的意思了，我說的代價不是錢，我不出房錢，因爲這大屋是××銀行的，而我的父親就在這銀行內做事。」

「那裏是什麼？」

「不具東西，是……力氣；我初來這裏的時候，看兩個房間空着，一間就是這裏，還有一間在下面，光線很不好，他們叫我自己選擇一間。」

「那當然選擇這間囉！」我說。

「但那時候這裏堆着煤，一直堆到碰着天花板哩！」

「那麼叫老司務搬到另外一間裏去好啦！」

「他們說老司務一個也沒空，要末自己搬，否則住到底下去。」

「於是你便自己搬了？」老孫感到興趣了。

「嗯，我搬了三天，搬得一身是黑，所以我說我付了相當大的代價——力氣。」

「不，我說：『你所付的不是力氣是——請別生氣——便勁！』」

坐了一會，陳金提議我們大家到屋頂上去玩一會。

他站起來，從牆上取下一付Boating的皮手套。

「帶着這幹嗎？」我覺得詫異。

「跟你比比氣力啊！」他笑謎謎地回答。

「跟我比氣力？」

「噫，你以前笑過我瘦？這記得嗎？」

「當然記得的，你只及得我胸口一樣高呀！怎麼打得過我？」

他笑着不說什麼。

屋頂很大，像個操場，揀了一處清爽些的地方，我們便開始了。陳金說：「你先打過來罷。」我不客氣，一拳朝他胸口敲去，封蔽了一個空，同時，自己的頭上，卻下倒已着兩記。

「你這子偷了拳去，我於是帶出全付氣力，猛烈進攻，但皮拳頭仍然碰碰嘖嘖地落下來。無法，只得閉上眼睛瞎打，忽然，領下重重地一拳，兩排牙

齒撞出來，雙腳踏不穩，跌跌撞撞地到丈把遠的老孫身上去。

「我學軍官行不行？」陳金得意地提提皮手套問。

「小鬼！你幾時學會拳的？」

「自從你笑了我之後。」

「笑你了一笑，便去學Boating？『傻子！』這會直接喊他『傻子』了。」

「老孫，你曾經說我膽小是不是？」他又轉向正在笑我沒有用心老孫道。

老孫以為陳金也要請他吃拳頭了，期期艾艾回答不出。

「你看著」，陳金說罷，走到煮馬路的欄杆旁邊，縱身一跳便爬了出去。

「喂！喂！進來！」我着急了，因為欄杆外面

只有一條二三寸闊的邊緣，這裏又是第七層樓，我連往下看一層的勇氣都沒有，可是你看：這小鬼，居然在外面奔來奔去。他回過頭來時，我已出了一身冷汗。

陳金告訴我們：他爲了老孫會說他膽小，所以有意在這裏訓練的時候，竟嚇得他睜眼不敢放他到欄杆上去。

「『傻子！』我說：『你真是一個大膽子，但我們的世界正需要你這樣的『傻子』，中國就因爲太少『傻子』，太多膽量人了，讓我們大家都學學『傻子』！」

自從畢業以後，就再不會遇見陳金，聽說已跑到內地考軍官學校去了，他的家庭不答允，他就偷偷出來，沒有火車，他就步行着去的。

這樣的傢伙，有什麼方法可以阻止他呢！

母親遊擊隊

羅柯夫著
蘇煉譯

本編者羅柯夫，是俄國現代作家。羅氏精通中文而能誌新聞記者，這篇「母親遊擊隊」一文是在中國人民第一戰年戰爭所寫成的，曾經在一九三八年莫斯科發行。現在俄文「時代」雜誌上發表。

——譯者註——

她開始說着自己平生的故事，聲音是溫和的：「我在處女時代的姓名叫吳芬谷（譯音）。我是五十八歲，生於在奉天省。我們是一個大家庭，約有三十個人：四位兒子和三位女兒，妻女和姪子。當我十四歲的時候，日本人第一次侵入我們安東的鄉村，從朝鮮的國境祇有一百公里。我親眼見到他們燒掉我們的房屋。那時候他們強橫霸道，顯

示出他們有如此強有力。他們詳細詢問關於道路，關於抗道來軍出地。這些明顯的，日本人是決定侵略我們。我二十歲的時候，日本士兵又出現在鄉村裏。這次他們演習期間過，都熟悉一切……從我小時候一生中曾經看見有十五次日本人攻擊中國。大約日本人侵入亞洲是在一九三一年，他們低賤的生活什麼也不會注意。戰爭是如此。」

九一一年愈變，團匪暴動，其後是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七年革命，趙有登（釋音，趙丈夫的姓名）住在自己的鄉村裏，一切的事件在他面前經過。那時他認為鄉村裏是要暴動的，因此在年青時他強行抗議反對封建制度的風俗女子們的纏腳。然而這些是以前的事。

在一九三一年日本是第三次侵入我親愛的故鄉。趙有登平靜的生活被解決了。

「一九三二年二月，」她說，「我一位誠實的兒子趙樹從北平回來，他是東北大學的大學生。有一次晚上，他和學校裏的同學在我們這裏集合有馬克修，白崇禧，劉漢民，陳文和王世新（以上譯音）。他們決定組織部隊向日本人爭鬥。最初我一點也不知道，做什麼事件；然後我的兒子的請求，叫我不能幫助他們的金錢。我說，假使是這件重大的事件，我什麼都答應你，然而你假使是一星期或二星期的作戰，那末我給你是不可能的。可是他們對於這件重大的事有相當把握。一個月是過去了，趙樹部隊有一千五百人成立。馬克修是隊長，而我的兒子趙樹是助手。最初他們祇有十枝長鎗和步槍彈子。這些武器使他們日本人來常常失敗的，因此遊擊隊的力量天天增大。

趙有登是站在遊擊隊裏的幫手；準備了一切，把內衣褲去假裝農民預訪日本人進來。在家裏很久的隱蔽得地方。他在遊擊隊裏改用綽號。然而她成爲鄉村的訪警者，做無新的遊擊隊。」

「在新年裏，日本人再到鄉村來。第一天他們帶了五個青年的文書員，第二天帶了二十位人。他們押問他們和警士兵。在一九三四年二月他們將我們房屋裏來。一切到處搜索。於是把我們從家裏趕出來，把房屋燒燬。

房屋喪失之後，母親一繼做了遊擊隊，和其他

的婦女們取了遊擊隊的槍，仍舊是操破了內衣，假裝難民。同年七月廿五日，他們逮捕了日本人。同樣地逮捕了他們三位女兒，最小的兒子和丈夫。」

「可是我們遊擊隊繼續是和日本人戰鬥，好像是沒有這是一件。」

前面是日本人軍官，母親遊擊隊講述自己第一次政治的演說：

「你們要知道，遊擊隊反抗你們是什麼。爲什麼他們爲獲得成功，然而你們是不知道的。假使他們某人說不出關於你們軍隊的移動，他們能成功嗎？」

老要娶跟自己的大家庭經過了若干時間才自由。繼續要在滿洲里是不可能的。在十月，趙家搬到北平。在故鄉的邊境剩餘二位兒子，遊擊隊領袖者，——在他們部隊已運有了七千個戰鬥員。

沒有朋友和親戚，也沒有金錢，在別人的家庭之下，母親遊擊隊留在北平三年。她每天熱望探求關於遊擊隊的新聞，關於自己的兒子們。在北平她過着辛運的日子：一直到他們部隊勝利消息傳來，她愛慕兒子趙樹做了首長。在五月裏遊擊隊擊敗日本部隊，獲得二十枝機關鎗，一百五十枝鎗，十枝步槍和二十部貨物汽車。在戰鬥時殺死七十二個日本和十四個俄國的白衛兵。在三萬戰鬥員中，她的兒子已經做了指揮團長。不多時她從同鄉人那裏知道是關於他兒子遊擊隊部下指揮官馬克修，陳文和劉漢民消滅，馬克修被日本人俘虜綁在樹上火葬。

以前有四分之一的日本在中國開始戰爭。趙有登委任一切所有部隊出發到南京和中國陸軍指揮者相迎。部隊正在路中時，他逗留妻子的地方，他說，北平有母親和姊妹。對於母親相見是完全意外地高興。

可是我不能趕及我的趙有登，因爲在老年是離鄉的戰爭。一起同自己的朋友往西山山裏去，在當鄉附近的鄉村，他組織新遊擊隊。

兒子重新設立遊擊隊指揮者。年老的母親幫助他。最初她到鄉村去，在居民購買若干廉價的槍。在此地地是很多的，因爲是軍隊剩餘了槍。有三三次這些老少婦女們在日本軍隊裏巡邏，在北平軍領着自己的武器和手榴彈，在大清早可以對到滿洲風的老婆裝站在附近的第一機關的軍隊巡邏偵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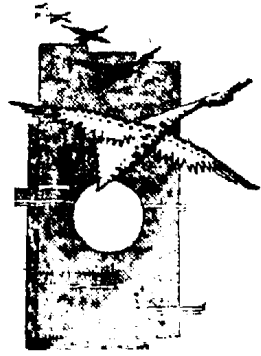
爲什麼在她的兒子指揮者之下，遊擊隊員落在軍隊裏，他們武裝解除，附和隨行，來保護和救護是七百政治犯。

以後，當日本兵開始到遊擊隊，從滿洲軍北平有許多是被捕了年老的婦女們重新在敵人之下隱蔽，以免陷落在日本人手裏。她和丈夫以及兒子一起避在遙遠的南方。女兒們留在北方，在遊擊隊裏。

她結束了自己的故事。

推談 蔣主席演說

紐約時報及太陽報
紐約兩家報章是保守之報紙，本日對蔣主席演說之評論，足以見其對蔣主席演說之推崇，促進民主政治之實現。紐約時報社論稱：蔣主席演說，今日，對中國人民發表之演說，實爲國家所提之正當原則及政策。紐約太陽報亦稱：蔣主席演說之精神，充分顯現由日本侵略之龐大機會及威脅。紐約時報及太陽報，均稱：蔣主席之演說，實爲國家之福音。（中央社紐約五百日電）



鄉居 一 士

引首：筆者三生有幸，得別逢此最後勝利的來臨，歡迎之餘，不禁憶及過去，苦深萬端，鼻酸心傷！全國的同胞，在此八年苦難中，直接間接犧牲生命者，不知是幾！念及他們遭際的不幸，無倫職與不職，誰不為之一洒同情之淚？其幸而苟全生命於此亂世，則又難能自禁眉飛色舞，額手而慶曰：「大難不死，必有後福！」筆者既得德天之幸，苟全於大難，頓懷既往，何能自禁其百感交集？杜甫詩有：「劍外忽傳收劍北，初聞涕淚滿襟裳。」工部當時喜極而涕的心境，正示他在極度歡欣的切緒中，同時又深刻地不能忘却過去的苦況！目前勝利是來臨了過去八年的苦難，却仍深印在腦中，斷難忘掉，爰撰將以往的一切，逐篇加以記載，當作個人生活史中值得回憶的一頁，茲略誌數語，聊充引首。

八年前七月八日上午，筆者正在蘇州三元坊的省立蘇州中學襄助招生的事宜，校役送進來的上海申報，大字登載著，日軍已於上七日（七月七日）在蘆溝橋與我軍發生衝突，就是著名的七七事變，已揭開了中日事變的序幕，那時一般民衆的猜測，根據了過去九一八事變及一二八事變的經驗，大家都說不久會以政治方式解決的。所以學校當局暨一般同事們，除嘆息於政府當局又要向日本屈膝外，誰也不想對日後的停課，解散，等等各事，會逐次的搬演出來。八九兩日招生完畢之後，各同事打算國慶過暑期的忙於整理行裝，留校的還是在非常，一些也不慌張，我也是留校的一個。三四天過後，上海方面傳來的消息，愈來愈惡劣，有的說中國軍隊已佔領了虹橋飛機場，兩個正是相反的消息，一會兒使人興奮，一會兒使人失望，正是使人一喜一驚，（其實這些消息全靠不住的），那知道此後八年中一喜一驚的消息正多着呢！甚至懷日驚心的

慘劇，也會一連串地搬演在我們的眼前，正應着印光法師的預言：「此後的浩劫，真慘不忍睹，且為期不遠！」——筆者在事，那一年的春假裏某一天，那見印光法師於蘇州護國寺中，當時老法師勸余速即念佛，臨別時告余此語。

八月十二日，大雨傾盆，數居校中，未嘗外出，中午將近，同事汪先生來一電話，稱事應好轉，華北方面，可得政治解決，上海方面更無問題，那知大禍爆發，就在下一天呀！十三晨十時到北局中國國貨公司購買汗衫，知道上海戰事已於今晨爆發，下午隨即打電話給吾弟，決定十四晨一同乘輪回鄉。十四晨到輪埠時，乘客非常擁擠，蘇城人士到鄉避難者甚多，好像他們也預先知道這次的戰爭，非短時期內所能結束，比之從前的九一八事變等等，大大的不同了。一路無事，下午四時將近返抵家門。

雙親等在鄉，亦聞上海戰事爆發，且據東滬鐵路各重要城市，有立即被轟炸的危險，所以十四那一

天正在盼望我們的早日返鄉，而我昆仲二人就在那一天到家，愉快的情緒，自然不可言喻。在鄉過了一星期，戰事愈來愈擴大，什麼虹口開闢戰場，浦東砲擊，吳淞口外日本兵艦和岸上砲台的砲擊，中國軍警的猛勇日本海軍陸戰隊司令部的砲轟，不斷傳來，我家鄉的壯丁訓練正在加緊進行，大家抱着殲滅敵人的決心，壯志凌霄，氣吞山岳，民衆情緒的激昂，雖是小同往日，雖明知我們的軍隊配備，無論陸海空方面，遠不及敵人，但並沒有人說，中國還是向日本求和了事罷，民氣之盛，充分表示出同仇敵愾的決心。

我的家鄉是去蘇州約七十多里的一個小鎮，隸蘇州的鄰縣吳江，全鎮為隔河對岸的兩條橫街，人口約一萬不到，如欲巡視全鎮，不到十分鐘光景，已從南市到北市統統走完了。因為四面都是小河大瀆，交通全賴船隻，出產以米為大宗，附近村落的農民，就狹有古風，除耕耘而外，鮮有離去本鄉而操他業者，鄉先賢中昔有擅棋與術者，曾云此魚米之鄉，居民相耕而且漁，將不致凍餒，因是附近村民，迄今輒奉為金科玉律而鮮事他業者。戰事起後，當時掌地方行政者為年事方弱之三十許一少年，做事頗有朝氣，譬如拿壯丁訓練來說，每不肯辭勞瘁回去奔走，泥濘滿足，來往阡陌間，擔一担擔施，輒因操之過急，譽之者雖有，毀之者亦衆，當時每因技術問題，而引起許多無謂之麻煩，對此的現象，恐怕不僅他鄉為然，他處亦所難免。

居鄉的為首三個月，除傳聞以外，生活尚稱安穩，長日無聊，讀書而外，以著述自娛，自八月中旬至十一月，不覺寫成所希家的大半，其時已嘗大場失守，國軍而撤，上海已成孤島，交通消息，完全斷絕！約在身穿棉衣的時令，某日的情勢，急劇的情緒，突然緊張起來，在湖南約隔六里許的鄉鎮

雖約可見黑烟滾滾，那層成憤憤走告，但無人知其底蘊，亦無人敢前往一探究竟！時隔一日有半，始有人徒步來自那鎮，變色相告曰：「前晨有網魚船六七隻，向鎮南駛來，泊近市尾的油坊，當將發後，圍岸而上者，成黃衣裝槍，於思滿面，吐語駭舌的一羣。他們的一部分衝入附近城隍廟放火，另一部分圍入坊間，其時工人們正在抽油，遂個個黃衣者用刀斧割砍，店員們一時驚惶失措，爭相奪門而走，秩序大亂，始恍然日軍的先鋒隊已經光臨！幸因時在清晨，事出倉卒，不及奔告全鎮走避，遂一任其衝入市中心，快門逐戶，受其搜查，有甚多不幸的人，慘遭殺戮，約一日而後，始行退走，不知何往。」言話之間，頗有駭虎色變之概，經此一番確實情報後，我恐鎮居民大起恐慌，區公所及公安分局人員，先行逃避一空，連通知民衆的功夫都沒有，這個惡消息，頓時如電流般的迅速，傳遍全鎮，以及附近的村落，稍有資產者，都預備暗帶細款，晝夜逃離，但不知何處是樂土，可見當時居民的神經，幾倒於錯亂的狀態，我個人始終抱定鎮靜主義，凡事無論怎樣急，總須加以分析的研究，始決定應如何行動，否則動輒貽後日之悔，徒惹起無謂的糾葛，這次日軍來而即去，未有大軍權之，誠來是路過性質，偶至那鎮，作示威行動，因為該鎮在地理上根本非軍事要衝，所以我對將有大隊日軍前來屠殺之說，不為置信，目前暫無逃離的必要，過後過了一月，竟亦安然無事，偶談殘冬，已是過年時節，雖然烽火頻傳，大部份人還是說不了舊習慣，依舊安閑地度歲，只有一小部份有些資產的人們，無論如何挨不到年底，早於三星期前備舟而行而西，他們西行的理由，據說有軍事上根據的，因為我的家鄉，在青浦的正西和嘉善的西北，恰在東甯路，嘉善縣，及京杭國道三交通路綫所形

成三角形的中心，當時傳說青陽港（崑山附近一站）一帶，築成堅固防線，日軍如由滬西進，勢必在附近一帶，發生激戰，則我家鄉鎮，適成戰場的一部分，其險將不堪設想。這種觀察，不能說沒有理由，但事實上國軍自滬西退後，不到半個月，上述地點，統統放棄，西行逃難者，原想跟從軍隊同行，無奈軍隊退得非常快；日軍後而追得快，反使一般西行逃難者，遺落在日軍之後，亦真是可笑的奇蹟！因為他既追不上國軍，又遠離日軍，所過的区域，暫時都為無政府狀態的地方，所帶的行李，盡遭洗劫，新正甫過，狼狽而歸，可稱不幸之至！

一過新年後，家鄉情形，却漸漸不安靜起來了，日軍過境的風聲，愈來愈緊，當陰曆二月初的某一個下午，就從那相隔六里的那鎮來了一隻汽船，載有日兵三名暨該鎮的維持委員會委員一人，起岸後，即將太陽旗一面，插在市中心的一小木橋上，是為事變後我首次目睹敵性國旗。此事過後不到二星期，離鎮二里的某村，有日方汽船二艘駛過，連遊擊來開槍射擊，沉其一艘，并載獲汽油二三十桶，此是全鎮憤憤然日軍前來報復，先父急急召集領袖紳商，商討處置汽油辦法，決定連夜趕埋於離鎮甚遠的壯丁訓練時代所掘壕溝裏，次日清晨，全鎮居民的十之八九，隨帶衣服，避難於附近各小村，余借母妹等先行，先父借避難余家之表伯暫留家中，晨光熾微中寒風凜烈，伏坐無棚小木船中，個不甚通行之小溪繞道前駛，途中避開汽船軌車，成為色變，查深懼日軍已迫臨而來，發幸嗣後輪聲漸遠，始為釋然。

我們避居的小村，離家約二里許，所以不到半小時，船已抵岸，經一家相識的農夫招待安住。我家的住所雖不上富麗兩字，却也整潔，來到農家居處，真有脫不出肉籠受，地是寬的而高低不平，

這為二間而只有一小窗，門雖可掩而風吹即響，作响，牆是單層泥磚砌成，外有壁，清楚可聞。當時的注意點，全在靜候鎮上來的消息——日軍是否已到？對於目前的居處好壞，概不在意，隨便吃過午飯，負喧村中堆置的稻柴墩前，眼巴巴的望著天上會有人來這些消息，結果是音信全無，換到天色將黑，失望而歸。所住的農家，只有一張木板牀，即便他們自己不用，我們也不够睡，臨時想辦法，決定母妹二人睡在木牀，余及妻夫全家，散鋪泥地，權作牀鋪。那一夜，休想能睡得着，夜深人靜後田間野犬成羣，且吠且奔，猶似壓在枕畔，因為泥磚單壁，不能隔絕室外雜聲，雖然身睡室內，聽其講宿戶外無異，一宵過後，晨起甚早，不待盥洗，即到室外散步，濃霧如霧，寒氣逼人，朝日初上，色作橙黃，那時我個人的心緒，正是非言即喻，說牠沮喪說不是，說牠恐怖說不是，惟在一心一意希望有人來報告消息。到了上午七時左右，看見田陌間有三四十人擁擁向我們避居的小村奔馳而來，近身後都是認識的，見面後大家爭先說着：「日軍約百餘人於昨日上午到鎮，遂家搜查，處處問好，除索取細款外，並無所犯，對於抗去小輪所失汽油，查詢甚久，維持會中人皆以路過土匪所為，似實置信，下午四時光景，日軍仍乘原船退去，今天我們恐怕他們再來，所以急於逃走。」不到半小時，先父等亦隨後到避，詳情的敘述，更加的多了，母親等心事，亦為之消失，當天先父等仍舊留家守，下一日午後，先父派人來說：「日軍一連來來，明日可以回家了，屆時當放舟來。」這讓我們便於次晨十時乘船返鎮，重行團聚。那一次日軍來，次光臨我的家鄉，幸未肇事，然居民因避難而受其鋒隊在那鎮的屠殺，已受虛驚不少矣。

古福菴 冀凡



暖和的二月。這一個灰老頹敗的古福菴也顯得熱鬧起來了。

但這熱鬧的情形是不同於往昔的。那時的古福菴曾經香火極盛一時，上下鄉村多少大戶人家的佛事都是請這菴裏的和尚做的。每隔三五年，便有熱心向佛的人出來捐修一次，比方替泥像裝裝金，長老修修禪房等。

可是，時事也真轉得快，當破除迷信的風聲，還沒有吹到這僻鄉來的時候，戰爭的巨瀾已波及到這兒。甯靜的生活不復存在了，流離破散，居民開始去忍受新的痛苦，無暇再繫戀於因頂香膜拜得到的空虛的保佑了。

就這樣，古福菴臨到了它底寂寞荒涼的命運。幾年來，紅漆的大門被風雨剝蝕和破壞打得青一塊，白一塊，綠色的琉璃瓦却不知被什麼人偷去些賣到城裏去了。大殿上迷滿灰塵蛛網，菩薩們被淅淅的時日脫去了金光燦爛的外衣，倒頭頂，側身，溘倒地坐在那裏嘆息着。而禪房裏是更淒涼的；有了僧侶和居士們的蹤跡，格子窗永遠關閉

着，太陽照不進來，屋子裏便進了層陰暗，更加上那深寒的寒冷，連耗子也不高興住在這裏了。只有在狂角裏，還躺着一個沒有家的老頭子，他是爲了看守這一個破菴，人家才允許他住進來的。……

是去年秋間吧，方家村方二爺家的讀師範的兒子希明回來了，他去張在本鄉辦一所學校。

經過了一冬的籌劃，他這樣決定了：今年春間開學，地址就是這被遺棄了的古福菴。古福菴雖沒有經過什麼修飾，可是只要孩子們一跑進來，笑着鬧着玩着，太陽暖洋洋地照進那久經關閉着的門窗，便儼然充滿着春天的景象了。

方希明請來了二個教員，一男一女，都是他的同學。

開學的那一天，是二月的暖和的一日。孩子們三五成羣的來到了這曾一度寒冷可怕的所在，看着那菴裏的情形可大爲改變了：泥菩薩都被請到殿後角落裏去，大殿上放了些借來的桌椅，倒也排得很整齊，左右的禪房做了教員宿舍，敬勝殿，辦公處等。再向後去，空地上已置了些鐵槓，千秋，擔板之類的運動器具。兩頭高大的黃楊樹正在春風中向孩子頻頻點頭，使得孩子們的心變得更快了。他們都在想：我們要過一種新的日子了呢！進學校，那是多麼有趣的事啊！

可是，學費雖然便宜，却也有些窮孩子讀不起。他們時常徘徊在古福菴的大門口，對那些挑着書唱着歌的孩子興起無限的羨望。對於這種情形，方希明想了半天，還是只好到方大爺那裏去設法了。

方大爺這時圓圓的面孔上正和氣地笑着，托着白銅水烟袋，和希明隔着一張茶几在太師椅上坐下了。

「真是，你是新人物，可不容易請你來呀？」

「那裏，方大爺，他不習慣地這樣稱呼我，『像我們辦學校，需要你老人家幫忙的地方還多着呢。』」

「說起你們辦學校，我倒忘記把我的孩子送過來了，可是洋學堂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還不大知道，所以也不能貿貿然……哈哈。」

談着，方希明便直入本題了：「方大爺，現在，我有些窮孩子不能進學校，實在是挺可惜的，所以我想設立幾名免費學額，要請你老人家幫忙。」

「哦——，我說你們讀書人就是太迂了點，窮孩子不讀書有什麼關係呢？其實，這些窮孩子進不得的，從前對於一些公共事業不是也捐過錢嗎？不過，就是，唔，對於一些無益的事我就不大贊成。希明，我想你真不必有這末大的機動性。」方大爺說着，還怪親切地伸過手去，拍拍希明的肩，雖然很關心他被無益的事弄壞了身子似的。

「你老人家一舉手就可以使得多少孩子讀書了，怎麼能說是無益的事呢？」

「不是啦，你們年青人就是不懂事！告訴你，窮人讀了書，就要盡心思；不要看孩子，一學幾年大了，可就有的爲了個是像他們上代好，不學不識，不會起點心思，能要份守業，……」方大爺不聽下去了，只把那水烟袋快得呼呼價價，似乎有點着火了。

「你這末一講，我倒不敢再說什麼了，因為就是讀了書的窮人，我想我不對你說，你也聽不見。」

的。」希明也有點理直氣壯起來。

「不多心，我那裏是說你。不過你這事，還是等我和李校長商量了再說吧？」

希明去了不多時，正好李校長到方大爺家來了

「三爺，你看氣不氣人？希明那小子居然企頭轉到我頭上來了，哼！」

「哦，真的，說起那所學校，我就以為不成話罷！」李校長搖了搖頭。一團的氣，紫臉色的地方，現在却被希明這傢伙拉來了一男一女，不三不四的，睡在裏面，可真像那美尼姑野和尚哪，還可不破壞了本鄉的風水！再說，男女同學，混雜在一起，那二十歲的姑娘們也整日嘻嘻哈哈的，一點風氣也不受。讀的又不是古人的書，却是他們編的什麼民衆教育課本，第七第八，也不知說些什麼。」

「三爺，你對我還要我假正經嗎？哈哈。這些個不是大事情，只有我這道我個教書先生心地不正，才是我倆的害物呢！相傳麼？」

方大爺說着，便附到李三爺的耳上，擡頭眯眼地說了些話，對方點點頭，忽然張開他大喉嚨叫道：「包在我身上，請你方大爺放心好了。」

李校長到民衆學校去「觀察」。

恰巧兩個男先生上課去了，辦公室裏只有一位女王先生在那兒。李校長一聽爲了維持他名人的道統，二期爲了不願和姓多話，所以只在辦公室裏點了一下頭，嘆了口氣，便回到辦公室外去了。

有一棟教室裏，方希明正在上常課，大概是說些什麼名人的故事吧，先生在發問了：「你們說

，怎樣的人才配做領袖？」

「有勢力有地位的人！」一個孩子興然站起來很粗魯的問了。

先生搖搖頭。

「不，有些有勢力有地位的人是會欺騙人的，比方我們村裏的李！」

這一個瘦小的孩子的話聲被先生用手勢止住了。

「孫桂祥的話是對的。但是，有誰能回答我剛才的問題？陳玉珍，你說說看。」

這時立在窗外的李校長心裏正很不得意。他在想：希明這傢伙難道沒看見我？拿這些話問學生，不明明是有意捉我麼？

「陳玉珍」這一個熟悉的名字的時候，他心裏便更激動起來。他只見一舞十八九歲的姑娘立起了身，很清脆的問道：「只有肯爲大家做事，不仗勢欺人的人才配做領袖。」

先生表示很滿意的點了點頭。

「他媽的，不正是這話麼？」李校長罵在心裏：「哼，我這相識倒不肯，却不知恥的跑來上學，和男先生混得這末好，不偷人我也不姓李！」

罵着，下課鈴響了，他才被方希明連連帶到辦公室坐下，吸着烟，開始了他的談話。

「方先生，你是讀書人應該曉得，這古語本是個消災求福的靈地，早兩年因爲人心不古，竟惹香火斷絕了些時候，那時要辦學校，固無所謂，但也不能男女同學。可是現在呢？爲了繼續於本鄉起見，我代派多幾名紳的意見，要重修這所佛寺，方大爺還說他願重修一筆。所以，我想，你們最好能考慮一下。囑囑。」

「李校長，我看民衆教育比修香拜佛還來得更

重要呀！」

「倒也不能這樣說。況且，古語是說……」

同時，便李校長更氣憤的是：另一個瘦小的孩子把陳玉珍叫到辦公室來了。

她立在辦公桌前，這話也不對李校長說……

「陳玉珍，我換請你……」

她微笑着接了那句話。隨後，他們便……

「怎末你時常缺座呢？」方先生問。

「周先生，你可曉得我……」

呢！……我們是沒有出地的人，……

「本末也有幾畝地，但後來……」

大爺罵去了。真的，那些地……

「我看這些學生中……」

着呢。……

先生……

拉……

這你看……

他們……

李校長……

……

……

讓家裏來。

「你家玉珍讀書讀得真好哇！你曉得她在外面做些什麼？」說着，把短褲子褲地抽了抽，白魚眼珠叮住了陳大義。

陳大義見了李德長的這態度，便知道有些不妙，連忙放下了劈柴的斧子，沒主意地問：「李德長，該死，我糊塗，我……我不曉得這丫頭在外面幹些什麼呀！真是，難為你老人家，告訴我吧？」

「不然我也不必管這些閒事囉，可是，我做了德長，負有維護本鄉道德風化的責任，就不能裝聾作啞了。」

「李德長，你老實說呀，要不是玉珍這丫頭做了什麼醜事？」

「做了什麼？被那二個狗教育釣上鉤兒了！要不是我今天視察去，還不知道以後無恥到什麼地步呢！」

「這還怪，竟背着我還樣起來！我曉得讀書不出好來的呀！」陳大義頓頭上冒着熱氣，「李德長，請坐下休息一會兒，等我等他回來打死她！」

果真，一會兒陳玉珍就學回來了。當她一踏進門，便被一陣暴雷似的怒聲所震驚。

「玉珍，跪下來……！我不打死你這賤坯，你瞞着我幹的好事！」

她底心在別別亂跳，她不得不自已真的做了什麼醜事。可是，當他一眼瞥見那板着面孔坐在那裏的李德長時，她忽然悟到這一定是道「老刁斷」的陰謀。一股憤怒襲來，她立刻變得胆壯了。

「爹爹，我幾時瞞着你幹了什麼？」

「你還強嘴？李德長說的難道會錯？」陳大義大聲呵斥着，隨手舉起一橫木柴來就是重重的一記。『你不招出來，當心我打死你！』接着又是沒頭沒腦的毆下。

她跌倒在地上。受不住這大的痛苦，她終於哭了。

「爹爹，你……你叫我說什麼呢？……你要打便打……打死我吧！」

這傷心而略帶怨尤的嗚聲使得陳大義軟下了心，木柴打在女兒的身上，他開始覺得痛心了，於是那上下起伏的手便不自覺地停了下來。

李德長坐在旁邊看着陳大義打女兒，心裏涼陰陰的十分舒服。但現在見到他似乎有點同情女兒了，便慢慢地道：「我看這學校，就是說荒淫的地方啦——」

「我早就得是你這老刁鑽嚼舌頭棍子的呀！今天你到學校裏去，這造謠生事，這樣是不得好死的啊！……可是你就不問問自己是個什麼樣的東西！」

陳玉珍聽見李德長的話，不覺忘了身上的痛苦，毫無恐懼地罵了起來。同時，就在這不可遏止的憤慨中，她眼前彷彿又現出了，那無恥的一幕——

是去年秋天的一個夜晚，她在牆邊洗了衣服回來，穿過一片寂寥的空林，從朦朧的夜色中，她看見一個高大的影子從旁向她移近。

「玉珍姑娘，慢點兒走。」這聲音是異樣的親暱。

「什麼事？」她一定睛，才看出這人正是李德長。

「玉珍姑娘，這晚還洗衣服嗎？」說着，一隻大手便鉤住了她的肩膀。「你真是個可愛的姑娘啊——」

她一扭身想攔掉他的手，但是不能夠，心裏不禁害怕起來。

「李德長，有話請說好了，何必這樣呢？」

「話嗎？我說，你聽聽囉。」李德長的手可漸漸

及到她的胸帶來了。「好人兒，我要你呢！」這回她可受不住了。他猛的回轉身來，一個巴掌就打在他的嘴上。「你……你這不是人的！」

但李德長並沒有生氣，他只涎着臉「寶貝寶貝」的喚着，一面緊緊的擁抱着她，在她的頸口深深着實舔了兩把。

她底心顫抖得很厲害，面孔潮紅，她用力掙扎着，直到幾乎要哭喊出來的時候，才脫離了他底淫猥的擁抱。

「記住！你若對別人說了，當心我要你的命！」她哭着走了，但還清楚地聽到後面的威脅的聲音……

想起這一幕，她愈覺得這一次李德長的陰謀可惡了。她正想再罵下去，卻見李德長憤憤地起來，對着自己的爹大聲喝罵道：「陳大義，聽見你這臭女兒罵的話嗎？裝出這種沒有道理的東西來，還要讓有一點顏色看看，才曉得你這臭爹的厲害呢！」

四

幾天後，方二哥到民衆學校去看兒子，當他正走進大門時，忽然一個很大的聲音響得他發覺。

「混蛋，不准進來！」

他抬頭一看，才明白是一個兵立在門裏。

這可使他不知是怎麼一回事了。學校門口有兵守衛着，倒是從來不會有的事。他遲疑了一下，還是硬着頭皮道：「我是來看我方的先生的。」

「什麼他媽的方先生！滾！」

他只好迷迷地走回去了。半路上遇見了陳大義

「方二哥，你可知道，你家方先生被捉去……？」

「被兵捉去了？……他犯了什麼法啊？……」他的全身禁不住抖動起來。

「我也不曉得呀。只是昨天玉珍回來告訴我，有幾個兵到她們學校裏去搜查，說先生們有擾亂的行爲，便帶走了兩個。」

他連忙趕到李鄉長那裏。李鄉長正在和方大爺談話。

「李鄉長！我家希明到底爲了什麼被捉去的呀？」

李鄉長白了他一眼，照舊談他們的話，過了一會，才哈哈地說：「爲了什麼，你去問你自己的兒子好了。……老實講，就是他這學校辦得不對，校風壞了，還弄出首領罪人。勾結的那兩個東西，更是不安份。」

「李鄉長，方大爺，難說，我家希明也是個讀書人，不會做犯法的事的，我求求你二位，能不能替他說說情？」

「說說情？你倒講得那末容易！」方大爺嘴一扁，「老二，你想想看，論起來，我和你也還是個本家，我那有不替你想法子的？可是，那裏有那末容易？……」搖搖頭，眉毛跳了兩下。

方二哥垂頭，眼淚掉了下來。

「哭你媽的個什麼？村上出了這種人，連我鄉長也有干係呢！這事情你不趕快想法子，怎末可以？」李鄉長的煙筒子又翻起來。

「啊，是，李鄉長。但是，我有什麼法子呢？……」

「薑餅！天下可也有白費人情的事嗎？」李鄉長態度和平了點。

方二哥搔了半天頭皮，才擠出個道理來。

「錢？……錢我沒有。……」

「沒有錢，也就沒有你兒子啦！」

「老二，我說，你也有那末兩畝田，……」還是方大爺會出主意。

提起田來，方二哥才確定了定心；但這兩畝田，正是靠它活命的實物啊！爲了兒子，去賣了它，以後吃什麼呢？……想着，他底心便被塊烏雲沉沉壓住了。

「這錢畝出怎麼賣了呢？」

「還是死人話！」

「老二，我當然也隨你囉。不過，你要想得通；現在你賣，我可以替你設法把價錢賣得高，希明也可以早點出來，不至於受苦。」

方二哥真想不通；他又低下了頭，眼淚撲簌簌的往下落。

「怎末，你到這底怎麼說呀？」李鄉長不耐煩的催迫着。

「我……我想還是請方大爺借我點錢吧？……這田，……實在是我的命。……」

「向我借？向我借？」這一下可惱了方大爺，把桂圓眼瞪着他，「你看見過我的錢堆在那裏的麼？自己已有田不賣，要問人家借錢，這道理可說得……」

「……」

這樣一來，方二哥才死心塌地地和方大爺做成了買賣，合同上寫的是「杜契」，賣的錢則被李鄉長拿去說情，說是多了還有得找還的。

雖然田是別人的了，但他還總懸不捨的安到田邊看了一次。那金黃而修長的稻穗正披瀟灑的灑灑在一片和煦的陽光中。

他重重的嘆了口氣。

他沿着田邊踱了回來。忽然看見在那邊火路上，正有幾個兵走着，身旁陪有兩個人，正是李鄉長和方大爺。他們且走且談着，神色頗形得意。

「哦，我受了他們的騙了！」他方才隱隱了過來，連連頓着腳。

過了幾天，李鄉長同着方希明回家來了。

「唉，那些丘八真惡心，說是不肯我的面子，你這兩個子還決不肯應呢。」李鄉長同情地說着。

此後，民衆學校便告停辦了。兩個先生不知回到了什麼地方。

而古羅呢？古羅又第二次到了吃底飯裏荒涼的命運。

上海華俄夜校招男女生

本校，由上海東正教協會所設，開辦有年。原址南北名俄文學堂，意在溝通中俄文化語言，以謀國際及公共事業之發展。尤以中俄俄爲管商之邦，通商最早，其語言文字，應互貫通，本會有鑒於此，現爲學者業餘便利起見，暫立夜校。

課程：初級，中級，高級，個別專讀。

教員：聘請俄籍，教員主任，專用國英教授及講義。

資格：不限性別，無論已讀未讀須有中學校程度可入學。

畢業期滿，須經考試，發給證書。報名：自即日起。

校址：新樂路（原李祥路）五十五號，俄國東正教堂內。



談觀照人生

小容

「作家是人類心靈的工程師」，所以作家在生活問題方面應該最權威。他比常人能敏感而深刻地觀察人生，覺得人生；否則，他是不能成爲其作家的。（在我們的文壇上，實野人頭特別盛行的今天，則不能不算作例外的），屠格涅夫嘗說：他的作品差不多都是依據實有的人物而描寫的。他有一隻紙夾，把平日偶觀所得，隨時記下來，夾在裏面，以後要創作的時候，便從此處取材。這種方法，幾乎所有的作家們都應用——不過方式上稍有不同罷了。

然而，很多愛好文藝的青年都扼腕嘆道：「可惜我們的生活太平凡，簡直沒有甚麼可以寫的」。這是事實，有興趣和能力寫作的人，往往缺乏生活經驗，反之，生活經驗，豐富的人，大概沒有功夫或志趣動筆。可是，平凡的生活，並非絕對不值得寫。如果我們通常地仔細觀察，便會發見；原來沙漠中也有水草的。

和女人們赴喜慶宴會回來，她們一定有不少話，是供數天談論。若某人家的老婆穿的衣服顏色頂鮮豔，其先公的女兒戴的金鋼鑽大概值幾萬；還有難的皮鞋色樣最時髦，而某太太的耳環好像是真的之類……我每每很覺稀奇，爲什麼和她們一同去了來，然而這些都不一點也不會看見。

朱孟實先生曾經舉三種人——科學家，藝術家，和商人對於一顆古松的不同的態度來說明他的美學觀。我們且不去管他唯心唯物等哲學上的問題；因

生活態度之異同而起的對於某一現象有數種不同的觀念倒也是事實。

世界是個大萬花筒，紅紅綠綠，形形色色，要知道它，了解它，你必須先確定一處坐標，經過這所坐標觀照出去，你才能看清楚，而坐標不同，各人所了解的往往也不同。

但我是不能成人們永遠守住一點坐標而不動的，否則不免瞎子摸象；摸象的人說象是圓柱形的，摸著肚皮的人說象是牆壁一般平滑的。廚川白村勸作家們到海外去遊歷，不要固於一角一隅。觀照人生也應如此，切莫固守某一個角度，胸懷暢達點，多移幾處坐標，也就更爲接近真實的本質。

以上說的是觀照的態度，現在我們要談談觀照的方法。

我很佩服爲塞耳彭的自然史 (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baste) 的博物學家英人懷特 (Gilbert White) 對自然界之觀照的履帶。一隻平常的鳥兒他詳細觀察，於我們也成爲極有趣的生物了。世界上有太多的人，往往把他們身旁許多看看不足道，實在很有意思的現象忽視，而白白犧牲掉自己生活之平乏。

英國有一位散文家馬丁 (E.M. Martin) 專門背著深泊的行囊，到許多偏僻的地方去旅行，隨手接拾些「平常人的平常事物」，而顯他的一本集集曰：「道旁的智慧」(Wisdom by the Wayside)，可見，無論怎樣平淡的生活，只要詳細觀照，不是沒有

東西可以寫的。兩個年齡相若，生活經歷也相仿的人所，經歷的事情，往往不一——甚至覺得很遠——而其中一個特別善於思想和喜歡回憶的話。

回憶，是一種極有效的增加生活經驗的途徑。許多事情，在當時渾渾噩噩，不知其所以然，却會應做起來。所以一則本來沒有甚麼意義的因，因從前也曾碰到過，忽然悟出可觀的一點，覺得更有意思了。這是多回憶過去，便能益覺豐富在。

末了一點，就是把書本和實生活聯繫起來。書本的人不是神仙，所談的事也還是這個世界。若把書本和自己的生活對照，也常常能發見新意義的。高爾基會說過一個故事：他的外祖父復查爾，原是起初，他看不出與其他老頭兒有何不同的地方，後來讀了巴爾札克的小說歐真尼·葛朗台，便驚醒過來了。原來葛朗台老頭正是他自己外祖父的一樣真。

平凡的生活，未必沒有不平凡的因索，只是你沒有本領去發掘吧了，那麼多看看有益的書也會個悟的。

本刊歡迎投稿
如有關於八年抗戰
史實不拘體裁長短
皆所歡迎稿費從豐

慶祝日的莫斯科

我們幻想着這一天。我們知道它一定是會來的。

它終於來了！它在榮譽的光環中，在火炬的閃耀中，在萬民歡騰中出現了。昨天，莫斯科隆重地、愉快地慶祝了戰勝日本的紀念日，也是世界和平的第一日。

蘇聯人民的無敵力量在這個節日中注入了真正快樂和欣喜。大清早，莫斯科在灰色的陰霾的天空下醒了過來。天降着細雨，紅旗在一陣陣刺人的似乎是秋天的怒風中搖擺着。然而仍舊都感到今天是節日。無錫黨在向全城播送民歌。一座座的房屋，望去也有一種節日的氣概。它們的壁上，揭着許多慶祝蘇聯人民勝利者，慶祝英勇的戰士是神兵們，慶祝勝利的指揮者——親愛的史太林畫片。

中午時分，空晴了，太陽照耀在熱鬧的莫斯科城上。街道和廣場被千萬萬的男女及孩童佔了。在向前時洛夫的廣場上，一羣青年男女們手牽着手地走起歌。紅海軍也參加進來了，幾分鐘後他們在劇院廣場上合唱歌曲，跳起水手舞來。

莫斯科在蘇聯的打扮下變成得那麼美觀啊！這首曲漸漸亮起來了，它古老的廣場也更顯得年輕了。幸福使人們，得英雄了，幸福在每個人的目光中閃爍。它在那些完全陌生的人們所交換的苦笑中也現了。

紅軍戰士是節日中之英雄。每當一個軍官在青年軍中出現的時候，立刻有幾十個人跑過去擁着他。首都的街道上和廣場上的人，擠來成多。無數

的莫斯科人到郵政局去和中央電報局裏去。每個人都討了四五張或者是更多的電報紙，電報打往到全國各地去。

晚上，中央廣場上變成了巨大的舞場。這裏有歌手，有音樂家，有舞家的表演。載重汽車的停車站當舞台用了。麥格風和擴音器把愛國的民歌遠遠地播送出去。

然而，紅場才是昨天慶祝的中心地。川流不息地莫斯科人羣老規矩地從各地跑到這裏來。人們佔滿了白色的看台，人們擠滿了整個紅場，從陵墓到國營百貨店，從維西里。勃拉仁納侯爵院到歷史博物館。

莫斯科站著，等候着。突然在幾千多吹喇叭聲中傳來了一陣熟悉的電音叮叮聲。廣場激了，沉默了。歌曲，談話，笑聲都停止了。快樂的，興奮的紅場傾聽着蘇聯最高司令部史太林、元帥的命令。史太林中的每一個字，都深深地打在人們的心中。

「蘇聯人民與我們的盟國共同反對最後的侵略者——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勝利地結束了。日本被擊潰並且無條件投降了……」

當讀完了命令的後幾個字時，一片如雷的掌聲響徹在紅場上，立刻響起了樂聲。探照燈的光芒照遍了歷史博物院而在空中游走着，幾千萬雙眼睛在注視它。每個人都看見了高空中偉大史太林會談和紅旗——蘇聯的國旗，同盟國的國旗。

(俄文日報載)

祖國創刊號

定價國幣伍十元

編輯者 祖國出版社

出版者 祖國出版社

發行者 國際書報社

上海四馬路三九三弄五號
電話九四二六三

本外埠各大書店均售

同業批發請向國際

書報社接洽登記

本刊呈請登記中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九月二十日出版

廣告刊例

地位	全頁	半頁	頁	1/4頁
內封	八〇〇	四〇〇	二〇〇	一〇〇
正文前後	五〇〇	三〇〇	一五〇	一〇〇

